

老  
子  
本  
義

老子本義

邵陽魏源

下篇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上德無爲

而不爲。下德爲之而有以爲。上德句河上作無爲而無以爲。下德句博奕作爲之。

而無以爲。此從韓非子。上仁爲之而無以爲。上義爲之而有以爲。

上禮爲之而莫之應。則攘臂而扔之。扔仍同。諸本或作仍。故失道

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韓非子四而後

下俱有夫字。夫禮者。禮按汪仲伊云。夫字單以虛詞發端。老

夫也。夫乃失之誤。失禮者句。與前識句對文見。忠信之

老子本義

卷下

避舍

薄而亂之首也。前識者，道之華而愚之始也。

兩也。字王弼本有。

是以大丈夫處其厚，不處其薄，居其實，不居其華，故去

彼取此。

王弼作處其厚，不居其薄。處其實，不居其華。傳奕四句，並作處。此從河上本。

無以爲，以用也。攘，古讓字。扔，古通作仍字。言再推讓

而就之也。仁義禮智皆下德，故皆言上而不言下。蓋

推極言之，以明其分際也。上德近乎道，故無爲而無

不爲。上仁近乎德，故爲之而無以爲。至義則雖其上

者亦真下德矣。故爲之而有以爲。禮則又德之下者，

故爲之莫應。又推讓而就之，此不失德而無德之極。

也。吳氏澄曰：老子上篇首章分言道德而未明言之。下篇首章乃分言道德仁義禮智，皆宗旨所在也。蓋吾儒以道德爲統名，分言之則爲仁義禮智，皆得於天爲性之固有，初無精粗之別也。老子則以道爲無名，德爲有名，自德而爲仁義禮智，每降愈下，故此章以德之近道者爲上德，仁之近德者爲上仁，義之近仁者爲上義，禮之近義者爲上禮，又於禮之後言前識，以智爲下也。其以厚薄華實爲言，蓋道猶木之實，生理在中，胚胎未露，既生之後，則德其根，仁其幹，義

其枝禮其葉而智其華也。道實智華實實而華虛。德根禮葉根厚而葉薄。故曰禮者忠信之薄。前識者道之華。而大丈夫寧守此道德之厚實。而去彼禮智之華薄也。王氏弼曰。上德之人。惟道是用。不德其德。無執無用。故雖德而無德名也。下德主善名以治物。故德名有焉。善名生而有不善應。故不失德而無德也。無以爲者。無所偏爲也。夫大之極者。其爲道乎。失道而後德。極下德之量。至於上仁而止。雖以無爲爲用。不能以無爲爲體也。以無爲爲用。猶得其母。故已不

勞而物自理。下此以往。則不能無爲而貴。博施不能博施而貴。正直不能正直而貴。飾敬。夫仁義發於內而爲之。猶僞。況務外飾而可久乎。夫仁德之厚。非用仁之所能也。義行之正。非用義之所成也。禮敬之清。非用禮之所濟也。苟得其爲功之母。載之以大道。鎮之以無名。則志無所營。事用其誠。仁義禮敬皆道也。苟舍母而用其子。棄本而適其末。名則有所分。形則有所止。雖極其大。必有不周。雖盛其美。必有憂患。太上所不取矣。蘇氏轍曰。德有上下。而仁義有上無下。

何也。下德在仁義之間。而仁義之下者不足復言。故也。忠信之人可以學禮。禮立而忠信之美發。越於外。其中竭而無餘。故在上者爲之。而下不應。至於攘臂而強之。強之。而又不應。將刑罰生。而兵甲起。則徒作。而無術矣。是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焦氏竑曰。首亂始。愚極言禮智流弊所至耳。莊子舉老子此語而論之曰。匿而不可不爲者。事也。遠而不可不居者。義也。親而不可不廣者。仁也。節而不可不積者。禮也。中而不可不高者。德也。一而不可不易者。道也。是數者。雖

有上下先後之異。而以聖人用之。皆道也。如此則豈復有彼此去取邪。

右第三十三章

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谷

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為天下貞。傳奕

侯。其致之一也。河上王弼無天無以清。將恐裂。地無以

靈。將恐發。神無以靈。將恐歇。谷無以盈。將恐竭。萬物無

以生。將恐滅。嚴君平無萬物得一以生萬侯王無以貞

而貴。高將恐蹶。河上無貞故貴必以賤為本。高必以下



爲基

作本無兩必字。此從淮南子及河上本。

是以侯王自稱孤寡不穀。此

其以賤爲本耶非乎。

自稱下河上有曰字。傅奕作自謂。此其作是其非乎作非。王弼作

非。故致數與無與。

此從淮南子及王弼。不欲碌碌

如玉落落如石。

碌碌傅奕作碌碌。兩如字並作若。字落落王弼作落落。此從河上本。

反者

道之動。弱者道之用。天下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

傅奕作天下之物。

吳氏澄曰。一者冲虛之德。前後所謂抱一。所謂混爲

一。所謂道生一。皆指此莊子又謂之太一。此自然之

德。其用則虛而不盈。後而不先。柔而不剛。弱而不強。

書中固屢言之。而此章盡發其蘊。得者謂得此一以爲德也。天地谷神四者名異實同。裂破裂也。發發泄震動也。歇銷而不靈。竭枯而不盈。滅息而不生。蹶顛仆也。貞與楨同。貞者事之幹。爲天下貞。猶言爲民極也。老子箸書將以導世。故下文專爲侯王言之。先言賤爲本。下爲基。而後但言賤爲本者。省文也。上文得一。已專言用弱矣。而末後以反與弱對言者。蓋反推所以弱之原。弱指所以反之實。凡言反者。卽欲用弱。言弱者。卽是與羣動諸有相反。非弱之外。又有所謂

反也。道之靜本無。故動則常與相反。無之體虛。故其用常以弱爲事。蓋物生於氣。氣生於道。氣形有而道則無。此有無所以相反也。王氏弼曰。清不能爲清。盈不能爲盈。皆有其母。乃存其形。故清不足貴。盈不足多。貴在其母。而母無貴形。是貴乃本乎賤。故致數輿。乃無輿也。玉石珠璣。體盡於形。故不欲也。夫高以下爲基。貴以賤爲本。有以無爲用。此其反也。動皆知其所無。則物通矣。故云反者道之動也。李氏嘉謨曰。所謂一者何也。知天之所以清。卽知地之所以寧。

知神之所以靈卽知谷之所以盈知萬物之所以生  
卽知侯王之所以爲天下貞蓋極其致皆有生於無  
也是未嘗不一也若不知一則必自異自異則必絕  
物侯王絕物物亦絕之矣李氏贄曰侯王不知致一  
之道與庶人等故不免以貴自高高者必蹶下其基  
也下則能賤矣何則致一之理庶人非賤侯王非貴  
今夫輪輻蓋軫衡輓會而成車人但知其爲車而不  
知其爲數者所會而成初無所謂車也由是推之侯  
王庶人人但見其有貴有賤有高有下而不知其致

之一也。彼據其所見之形迹，貴而不能賤者，則亦珠  
珠落落如玉石而已。然則欲知反而弱者，無它致一  
以極乎無而已。陳氏懿典曰：致也。故其至也。數車無  
車，自有而數至於無，謙之至也。珠珠落落，皆堅確而  
不能柔弱之意。謙之反也。源案：莊子稱老子之學，建  
之以常無有，主之以太一。以懦弱謙下爲表。此章所  
謂得一者，卽沖虛不盈之德，爲其近乎無也。又以侯  
王自稱孤寡不穀，明之爲其近乎一也。夫天地萬物  
皆有生於無，故天不自知其清，地不自知其靈，神不

自知其靈。谷不自知其盈。萬物不自知其生。則侯王亦不自知其貴高。明矣。不自知其清寧者。無心而運。無爲而成也。不自知其爲靈與盈者。寂而虛也。不自知爲生者。自然也。不自知爲貴高者。賤下也。寂故靈。虛故盈。無心無爲。故清寧。自然故不期生而生。自賤自下。故爲天下貞。此則得一之所致也。夫貴高與賤下相反。而一之者何哉。蓋所謂侯王者。亦人見之爲侯王耳。若推其極致。則積眾賤而成貴。分數之初。無貴之可言。積眾下而成高。分數之初。無高之可言。如

會眾材而成車。分數之本。無車之可言。至於無貴賤  
高下之可言。則豈但以賤爲本下爲基而已耶。蓋并  
我而無之矣。無我則無物。無我無物。則無高無下。無  
貴無賤。如此則高與下一也。貴與賤一也。彼與我一  
也。無往而不無。則無往而不一。何怪其與玉石之硜  
硜堅強自異於物者相反哉。然則人之見其相反者。  
道之動也。人所見其弱者。乃道之用也。蓋動本於靜。  
有本於無。不獨車之體生於無。卽天地谷神萬物之  
體亦生於無。無與有相反。故體道者亦與徇有者相

反。徇有者強而體無者弱。不能體其無。雖欲守柔而不能也。故有我無我之間。此得一不得一之所由別也。

右第三十四章

河上本分瓊瑤落落以上爲一章。反者四句爲一章。今案後章言能受國

之垢。是爲社稷主。能受國之不祥。是爲天下王。卽繼之以正言。若反。此章言侯王稱孤寡不殺。卽繼之反者。道之動。此語意相承之明證。而數與無與。卽有生於無之旨。必合爲一章。而後義備。至吳氏澄以末四句通下二章爲一章。義雖可通。文殊不屬。姚氏鵬又通此章及下章爲一章。又移後章道生一至冲氣以爲和。二十五字於此章之首。而移此章貴以賤爲本。至非乎二十九字於後章人之所惡之上。謂皆錯簡。則臆斷無稽。且不明道德之本旨耳。



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道，大

笑之，不笑不足以爲道。故建言有之。

傅奕本勤在而下，大笑上有而字。建

言有之下，有日字。

明道若昧，進道若退，夷道若類。

傅奕進道句下，在夷道句下。

又下辱作黷，類河上作類。

上德若谷，大白若辱，廣德若不足，建德若

偷，質真若渝，大方無隅。

廣德吳澄作廣得，偷讀如輸，與隅爲韻。傅奕偷作渝，輸作輸。

古皆通用。春秋渝平爲輸，平是也。質真作質直。

大器晚成，大音希聲。

大音傅奕作大言。

大象無形，道隱無名，夫唯道善貸且成。

吳氏澄曰：此詳言上章反者道之動也。道與物相反。

故知之者尠，非上士不能信也。建言有之以下十二

事皆道之與物相反者也。源案明道三句言其體道也。上德五句言其成德也。大方四句又廣喻以贊之。類說文云絲節。左傳刑之頗類。注謂不平也。王弼謂大夷之道因物之性不執平以削物是也。地方不中矩安有隅。天容不可繪安有形。非全道者烏能若此。耶。陸氏希聲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道也者通乎形外者也。上士知微知彰故聞道而信則勤行之。中士在微彰之際故聞道而疑信相半。下士知彰而不知微止乎形內故聞道大笑笑之則非

之矣。古之善爲道者。微妙元通。深不可識。苟不爲下士所笑。則不足以爲道矣。李氏嘉謨曰。上士之勤。非強勤也。有見而勤。下士之笑。非故笑也。無見而笑。上不至於勤。下不至於笑。不能無見而又不能信其所見。雖欲不若存若亡。不可得也。明道者自明。非光之明。外不得而見。故若昧。進道者自進。非力之進。外不得而知。故若退。大白不污其性。苟性不污。和其塵可也。故若辱。廣德必有見於大。苟見於大。雖欲使之止。不可得也。故若不足。建德者內立自性。則接物必簡。

故若惰。質真者不徇於外。則惟吾所之。故若變。夫然則非廉隅可得而察也。非成不成可得而盡也。非聲音可得而知也。非形器可得而執也。彼中下之土方役其所見而議吾之迹。以實昧實。退實類實。辱實渝。其不侮笑者幾希矣。呂氏惠卿曰。謂之明而若昧。謂之進而若退。謂之夷而若類。以至音而希聲象而無形。名與實常若相反者也。然則道之實蓋隱於無矣。惟其如此。故既以爲人已愈有。既以與人已愈多。推其有餘以貨物之不足而無不賴之以曲成也。

右第三十五章

吳澄本連上文反者道之動及下文道生一以下通爲一章今不取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負陰而抱陽。沖

氣以爲和。

淮南子作背陰而稟陽

人之所惡。惟孤寡不穀而王公

以爲稱。

傅奕作人之所患而王公以自稱也

故物或損之而益。或益之而

損。

一本下句無或字

人之所教。我亦教之。強梁者不得其死。吾

將以爲教父。

傅奕作人之所以教我亦我之所以教人又教父作學父王弼作人之所教我亦義

之。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無有入於無間。

王弼無於

字。傅奕作出於無有。入於無間。

吾是以知無爲之有益也。不言之教。無

爲之益。天下希及之。

吾是以句一本無吾字。傅奕無也。字。末句有矣字。此四句並從淮南

吳氏澄曰。此詳言弱者道之用也。萬物之生。以此沖氣則既生之後。亦必以沖氣爲用。乃爲不失其所以生之本。沖氣虛而不盈。故曰弱。此言道所以弱而動之由也。王公稱孤寡不穀。此言人之能體道者也。弱者損之也。強者益之也。以強梁勝人之益。而有不得其死之損。則所謂益之而損者。非歟。以至柔無有之損。而有馳騁能入之益。所謂損之而益者。非歟。然則宜弱不宜強。強梁之爲教。父不待言而明。是真不言。

之教矣。至柔無有之馳騁能入。其有益如此。是真無爲之益矣。視彼以有言爲教。有爲爲益者。豈可同日語哉。故曰希及之。張氏爾岐曰。此章首承上章。夫惟道善貸。且成而言。道生一。一生二。無名。天地之始也。二生三。三生萬物。有名。萬物之母也。一謂氣。二謂陰與陽。三謂陰與陽會和之氣。卽所謂沖氣也。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爲和。卽申說三生萬物也。蘇氏轍曰。夫道非一非二。及其與物爲偶。道一而物不一。故以一名道。世之人不知萬物之所自生。莫不賤寡小。

而貴重大。然王公之尊而自稱孤寡不穀。古之道者。蓋已知之矣。焦氏竑曰。凡動物背止於後。陰靜也。耳目口鼻居前。陽動也。植物背寒向煖亦然。故曰萬物負陰而抱陽。而沖氣則運於其間也。木絕水曰梁。負棟曰梁。皆取其力之強。金人銘曰。強梁者不得其死。蓋古有是語。而老子取之。故曰我亦教之也。母主養。父主教。故言生則曰食母。言教則曰教父。馳騁役使也。不曰剛強而曰至堅。變文叶韻也。王氏弼曰。水無不可往。氣無所不入。柔弱虛無。無所不通。至柔不可



折無形不可窮。以此推之。故知無爲之益也。李氏嘉謨曰。方其爲道。則一亦未生。安得有二。及其有陽。卽有陰。有陰陽。則又有陰陽之交。而無不有矣。萬物抱陽一也。負陰二也。陰陽交而沖氣爲和三也。萬物孰不具此三者乎。由其本生於道。故末而不失其本。孤寡不穀。王公自稱。蓋損之生益也。強梁不得其死。蓋益之生損也。夫惟損益同源。故損則必益。益則必損。聖人以孤寡不穀爲稱。蓋欲人知強梁之取死也。皆所以爲教也。物本非物。堅者僞體也。雖至堅之極。必

歸於無以天下之至柔能馳騁天下之至堅。况損之又損以至於無。則無之真豈不足以破有之僞乎。故無有能入無間也。無爲之爲其爲以道不言之教。其教以天。故未有及之者矣。源案此章原弱所以爲道之用者。全在冲氣爲和一言。蓋冲和之氣。未有不柔弱。故人之生也柔弱。而死也堅強。草木之生也柔弱。其死也枯槁。凡乖戾不和之氣。則堅強矣。故萬物之生。必常不失此冲和之氣。而後得天之生。道反是則死道矣。前章弱者道之用。而申之以天下萬物生。

於有有生於無。此章正承其指。故書中凡言含德之厚。則比於赤子。專氣致柔。則必如嬰兒。皆體道貴弱之旨。乃張爾岐疑其有脫文。姚氏鼐直指爲錯簡。皆不識夫言之宗。事之君者也。

右第三十六章。

河上分天下至柔以下別爲一章。今按上文損益分挈。末語不言無爲。分

承。文義顯然。吳澄合之是也。又按侯王孤寡不羣。正與得一章首尾相應。尤可證此與上章皆發明得一

章之旨也。

名與身孰親。身與貨孰多。得與亡孰病。是故甚愛必大費。多藏必厚亡。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

費。

河上無是故二字。王弼有。

多藏必厚亡。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

長久。

身親爲韻。貨多爲韻。藏亡爲韻。足辱爲韻。止殆久爲韻。首二句名在身上。貨在身上下者。協韻耳。

司馬溫公曰。得名貨而亡身。與得身而亡名貨二者孰病。王氏弼曰。得名利而亡其身。何者爲病也。甚愛不與物通。多藏不與物散。則求之者多。攻之者至矣。故大費厚亡也。薛氏蕙曰。知足者樂。今有之已多。無求者也。無求奚辱。知止者懼。後進之有損。知幾者也。知幾不殆。張氏爾岐曰。貪夫徇財。烈士徇名。知有名利。不知有身。抑思身與名貨孰親孰多乎。以彼易此。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故甚愛啟爭。多藏誨盜。至

是而始悟名之爲身累也。貨之爲身賊也。得之不償所亡也。亦已晚矣。惟君子能早知之。易止易足。斯不殆而可長久耳。源案甚愛以下。卽承得與亡而通言。人世得失之理也。呂惠卿以甚愛多藏分屬名貨。以大費厚亡指身而言。皆失之鑿矣。

右第三十七章

大成若缺。其用不敝。

河上王弼作滿

大盈若沖。其用不窮。大直

若屈。大巧若拙。大辯若訥。躁勝寒。靜勝熱。清靜爲天下

正。傅奕本盈作滿。沖作盅。屈作訕。靜作靖。未句清靜上有知字。下有以字。

正。

傅奕本盈作滿。沖作盅。屈作訕。靜作靖。未句清靜上有知字。下有以字。

吳氏澄曰。以成爲成。以盈爲盈。以直爲直。以巧辯爲巧辯。小矣。若缺則非成。若沖則非盈。若屈則非直。若拙若訥。則非巧辯。乃爲成盈直巧辯之大者也。大抵相反而相爲用。前章屢見。皆此意也。陽之躁勝陰之寒。陰之靜勝陽之熱。亦相反而相爲用也。正猶正長之正。猶言爲天下君也。夫爲天下之君者。亦多事矣。然弊弊然有爲者。反不若清靜者之無爲而無不爲。故能爲天下正。反者。道之動如此。人之徇有而忘本者。可以悟矣。蘇氏轍曰。直而不屈。其屈必折。循理而

行雖屈亦直。巧而不拙。其巧必勞。付物自然。難拙而巧。辯而不訥。其辯必窮。因理而言。雖訥而辯。葉氏夢得曰。寒暑者天地之氣也。有人於此。躁猶可以勝寒。靜猶可以勝熱。而況自然無爲之清靜。其尙不足以制天下之動而貞夫一者乎。則缺勝成。沖勝盈。屈勝直。拙訥勝巧。辯從可知矣。世人不察此。力求勝物而愈莫能勝。清靜正天下。以不勝勝之也。

右第三十八章

姚鼐移靜勝寒三句於以正治國章之首。或又謂此三句當屬下章。蓋正

冀爲韻而有道卻走馬卽清靜治天下之效也。姑存其疑。

天下有道卻走馬以糞

糞傅奕作播古字通張衡西京賦卻走馬以糞車張協七命亦

用其語朱子及吳澄並稱之謂車郊協韻然韓非子淮南子鹽鐵論引此並無車字河上王弼諸本皆同故仍

其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罪莫大於可欲

王弼本無禍罪莫大句禍

莫大於不知足咎莫大於欲得

傅奕本咎莫大作莫憚吳澄此句在禍莫大句

上之故知足之足常足矣

司馬本無之足二字又無矣韓非子作知足之爲足矣

王氏弼曰天下有道知足知止無求於外各修其內

而已故卻走馬以糞田也貪欲無厭不修其內各求

於外故戎馬起於郊也李氏嘉謨曰有道則能使兵

爲民無道則能使民爲兵可欲者愛也知足者取



也欲得者有也由愛生取由取生有遂爲無窮之咎  
觀不知足者雖足而不足則知足之足常足也可知  
矣

右第三十九章

不出戶。知天下。不窺牖。見天道。

淮南子戶牖下有兩以字韓非子作不出於戶

可以知天下不窺於牖可以見  
天道傳奕本同但無兩於字  
彌作彌少年題諸本無  
者字此從韓非淮南子  
不爲而成至韓非子作知或作

是以聖人不行而知不見而名

呂氏惠卿曰天下之所以爲天下天道之所以爲天

道者果何耶。得其所以然者。則不出戶窺牖而知見之矣。如必待出而後知之。則足力目力所及。幾何。聖人知天下之所以爲天下。故不行而知。見天道之所以爲天道。故不見而名。夫何故。以其備於我。故也。知之於所不行。名之於所不見。則不爲而成矣。李氏嘉謨曰。出而求天地者。求其形也。天地不可以形盡。而可以理盡。故其出彌遠。其知彌尠。若知其理之在此。雖閉戶可也。聖人知不在形。故不必行。名不在迹。故不必見。成不在事。故不必爲。吳氏澄曰。其出彌遠。其

知彌少不復言見與闕者知天下則知天道也不爲而成言上二句之效

右第四十章。

爲學日益爲道日損

兩日上傳奕各有者字

損之又損以至於無

爲

又損下河

無爲而無不爲矣

傳奕作無爲則無不爲

故取天下

者

王弼無故者二字傳奕作將欲取天下者

常以無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

天下

不足河上作不可傳奕作又不足以取天下矣

李氏嘉謨曰爲學所以求知故日益爲道所以去妄

故日損損不極則知不全故日損者所以爲日益也

若損之又損妄去真全則無爲矣。至於無爲則凡有爲未嘗不無。雖取天下而有之。尙猶不見其事。若以有爲取之。取一物尙不可得。況於取天下乎。焦氏竝曰。取猶攝化也。無事卽無爲也。無爲自化清靜自正。故曰取天下常以無事爲者。敗之。執者失之。故曰有事不足以取天下。吳氏澄曰。因言無爲無不爲之旨。故云卽古之取天下者。祇是無爲盛德而人自歸之。必用智力而有作爲。何足以取天下哉。羅什曰。損之者無粗而不遺。遺之至於忘惡。然後無細而不去。去

之至於忘善惡者非也善者是也既損其非又損其是情欲既斷是非俱忘德與道合至於無爲矣已雖無爲任萬物之自爲故無不爲也

右第四十一章

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爲心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矣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矣

德善德信下無矣聖人在天下聖人下一慄慄爲天下

渾其心王弼作鎮鎮河上作怵怵釋文作慄慄一百姓

皆注其耳目聖人皆孩之孩釋文作咳

呂氏惠卿曰。聖人先得我心之盡者也。故無常心。而以百姓心爲心。猶之鑑無常形。以所應之形爲形也。聖人之視己心如此。則其視百姓心亦若是而已。則善不善。信不信。亦何常哉。故善信者。吾善信之。不善不信者。吾亦善信之。知其心之善不善。信不信。無常。而以德善之。以德信之。故也。物得以生之。謂德。則德者。物性之所自出。而無不善不信。明矣。是以聖人之於百姓。慄慄焉而已。爲之渾其心。渾其心者。使善信者。不以自異。而不善不信者。不以自棄。故也。百姓皆

注其耳目。惟聖人之爲視聽。聖人皆遇之以慈待之。以厚。雖不善不信。猶善而信之。知其心之無常。猶己而已矣。蘇氏轍曰。如使善善而棄不善。信信而棄不信。豈所謂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哉。天下善惡信僞。方各自是以相非。聖人慄慄然憂之。故渾其善惡信僞。而皆以一待之。彼注其耳目以觀聖人之子奪。而吾一遇以嬰兒。於善無所喜。於惡無所疾。夫是以善者不矜。惡者不愠。而釋然皆化其爭矣。陳氏懿典曰。慄慄不自安之意。聖人無自矜自是之心。故常有不自

安之意。渾其心者，渾然不分其善不善也。

右第四十二章。

出生入死，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人之生，動之

死地十有三。

第二句韓非傳奕皆作民之生生而動之。夫何

故以其生生之厚。

厚下傳奕有也字。蓋聞善攝生者，陸行不

兇，虎入軍不被甲兵。

被或作避。兇無所投其角，虎無所措其

爪，兵無所容其刃。夫何故以其無死地。

傳奕夫何故下亦有也字。無死

地。下有焉字。

天下惟生死二者。出乎生則入乎死矣。二者聽人之



自擇而人之生也動之死地皆去生而就死者也。王氏弼曰：十有三，猶云十分有三分也。取生之道全生之極，十分有三。取死之道全死之極，亦十分有三耳。而民生之厚，反亦無生之地焉。善攝生者無以生爲生，故無死地也。器之害者莫甚於戈兵，獸之害者莫甚於兕虎，而令無所容其鋒刃，措其爪角，斯誠不以欲累其身者也。何死地之有乎？夫蜃蟪穴於淵，鷹鷂巢於山，矰繳不能及，網罟不能施，可謂處於無死地矣。而卒以甘餌乃入於無生之地，豈非生生之厚。

乎。故物苟不以求離其本。不以欲渝其真。則如赤子之毒蟲不螫。猛獸不搏也。吳氏澄曰。出則生。入則死。出謂自無而見於有。入謂自有而歸於無。莊子云。萬物皆出於機。入於機。又曰。其出不訢。其入不詎。又云。有乎出。有乎入。皆以出爲生。入爲死。凡人不以憂思嗜欲損其內。不以風寒暑溼侵其外。及入世能遠刑誅。兵爭壓溺之禍。此三者皆生之徒也。其反是者。逸貴之人。內傷勞賤之人。外傷羸悍之人。不終其正命。此三者皆死之徒也。陳氏懿典曰。無死地者。蓋知道

者必達於理。達於理者必明於權。明於權者不以物  
害己。非謂其薄之也。言察於安危。謹於禍福。莫之能  
害也。源案生之徒三句。諸說皆鑿。惟王氏近之。而語  
未明。蓋徒之爲言類也。生之徒。死之徒。猶云取生之  
道。取死之道。此二者統言天地間人物生死常然之  
理也。而人之生於天地間者。往往舍其取生之道。動  
輒由其取死之道。此乃專言斯人不能全生之通弊  
也。故下句始言人之生。而上二句不言者。明其泛言  
物理而未切人身也。下句不復云動之死地之徒者。

明其總承上文而非並舉三事也。夫人之生既動皆之死地。而但云十有三者。因上文兩十有三而重言之。則總數之實動之死地十有九矣。太上詞不迫切。故留言外之旨。待人自領耳。若夫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入世出世。超然無死地者。則天下一人而已。韓非子所引民之生。生而動動而皆之死地。雖未必原文。然義亦昭然。諸家乃謂求生而反之死者。爲鍊形衛生之徒。並上兩者爲三事。則鑿而難通矣。其論無死地者。亦多釋氏法身不壞之旨。與黃老不

倫故並不取焉。

右第四十三章。

道生之德蓄之物形之勢成之是以萬物莫不尊道而

貴德道之尊德之貴夫莫之命而常自然。各本或無夫字。傳奕及開

元本命故道生之畜之長之育之亭之毒之。亭毒河上

作爵沉日亭成毒熟聲義相近養之覆之。養傳奕生而不有爲而不恃長

而不宰是謂玄德。

王氏弼曰物生而後畜畜而後形形而後成何由而

生道也何得而畜德也物之所以形勢之所以成

有所本。道者物之所由也。德者物之所得也。由之乃得。故不得不尊。失之則害。故不得不貴也。李氏嘉謨曰。物自有形。以至於成。勢莫不以道德為主。然道雖尊。德雖貴。而不自尊其尊。不自貴其貴。其施於物。非有心以命於物也。莫之使令而自然生。自然畜。凡所以長育成熟。養覆莫非自然者。由其自然。故未嘗望物之報。生不辭勞。施不求報。是謂玄德。陸氏希聲曰。稟其精。謂之生。含其熟。謂之畜。遂其形。謂之長。字其材。謂之育。權其成。謂之亨。量其用。謂之壽。保其和。謂

之養護其傷謂之獲此之謂大道既生之而不執有  
既爲之而不矜恃既長之而不宰制此之謂立德營  
魄章言人同於道德此章言道德同於人是以其詞  
同而理通也源案釋文云亭別也平也均也調也易  
師卦馬氏注毒治也蓋生之畜之者如春長之育之  
而物以形者如夏亭之毒之而勢以成者如秋冬勢  
既成則養之覆之而已諸家解莫之命爲爵命獨李  
氏謂道無心命物於義爲優呂氏惠卿曰無名之始  
道也一而未形物得以生者德也及其爲物則特形

之而已。非其所以生且畜也。已有形矣。則幼壯老死。皆其勢之必然者。然則勢出於形。形出於德。德出於道。道德本也。形勢末也。本尊而末卑。本貴而末賤。此所以能以無爲之柔弱而勝有形之剛強。而王侯所以賓化萬物者。在此而不在彼也。然則分言之曰道。生德畜物。形勢成。至其本而言之。則生畜長育成熟。養覆莫非道也。而道終無名焉。故不有不恃不宰。是謂立德。張氏爾岐曰。物之形。形此道德之所生畜而已。勢之成。成此道德之所生畜而已。是以萬物莫不



尊道而貴德。斯豈有所待而然哉。故道之於物。生之  
畜之不已也。而又長育亭毒。養覆之。其爲功於物。如  
此。然皆自然而然。生之不有也。爲之不恃也。長之不  
宰也。此豈可得而測乎。

右第四十四章。

天下有始。以爲天下母。

傳奕作可以爲。

既得其母。以知其子。

上河

得作知以作復。

既知其子。復守其母。沒身不殆。塞其兌。

兌釋文云作銳。

閉其門。終身不勤。開其兌。濟其事。終身不救。見小曰明。

守柔曰強。

兩日字河上皆作日。此從淮南子。

皆作

用其光。

句上淮南子有是謂二字。

復歸。

其明無遺身殃是謂襲常。

王弼襲作習。葉夢得常作裳。皆音近而誤。

王氏弼曰。母本也。子末也。得本以知末。則不舍本以逐末也。兌者事欲之所由生也。門者事欲之所由從也。無事永逸。故終身不勤。不閉其源。故終身不救。爲治之功不在大見。大不明。見小乃明。守強不強。守柔乃強也。焦氏竝曰。兌口也。人之有口。家之有門。皆喻物所從出。塞而閉之。藏有於無。守母者也。光者明之用。明者光之體。襲常猶言襲明。密而不露也。張氏爾岐曰。此章言體道之事。始與母指道也。子萬物也。知

小守柔卽守母也。小柔卽希夷微之意。形容道妙之  
辭。視之而不可見者小也。能見此不可見是曰明。守  
之而無可守者柔也。能守此無可守是曰強。暫用其  
外見之光後斂歸其本然之明。無外馳不返以遺身  
殃。是與常道合一者也。呂氏惠卿曰。聞道易。得道難。  
得道易。守道難。今我旣得其母。以與心契。則非特聞  
之而已。故知天下之物皆我之所出矣。非物之所出  
而我常守之不失。則天下孰能以其所出而害其所  
自出哉。此所以歿身不殆也。塞兌閉門守其母之謂

也。心動於內而吾縱焉。是之謂有兌。有兌則心出而  
交物。塞之則心不出矣。物引於物而吾納焉。是之謂  
有門。有門則物入而擾心。閉之則物不入矣。內不出  
外不入。雖萬物紛紜於前而不知。夫何勤之有哉。夫  
惟守其母則寂然不動者也。寂然不動者。常見其心  
於動之微。故明矣。見而常守之。則以無形之至柔。而  
物莫之能勝。故強矣。既用其光以見於動之微。復歸  
其明以返於寂然。終身未嘗開兌濟事。以陷於不救  
何殃之有。

右第四十五章

姚氏肅以下章使我介然有知十四字於此章之末曰施者不塞兌而遺

身殃者也故可畏也介然有知則知其子以守其母矣

使我介然有知行於大道惟施是畏大道甚夷而民好

徑陳景元作民甚好徑朝甚除田甚蕪倉甚虛服文采帶利劍厭

飲食資貨有餘傳奕作財貨是謂盜夸非道哉盜夸韓非子作盜竊案古

韻虞麻通用則竿夸皆協韻說文竿夸皆亏聲蓋篆文于作亏是以形近致誤畢氏沅謂古從于字皆訓大故

爾雅之詩字毛詩之攸芋皆為大義隸文艸竹不分韓非子應作芋而韓非明云一芋唱眾芋和則本不作芋

明甚特夸義於通章為貫故從河上王弼諸本

吳氏澄曰我者代眾人自我也介然與孟子介然用

之而成路同。謂倏然之頃也。施猶論語無施勞。孟子  
施施從外來之施。謂矜夸自大也。老子之學最忌夸  
張。此章言不知道之人。惟務自矜。使倏然有所知而  
行之於大道。則必專以施爲畏。而不敢爲矣。夫謙謙  
斂退者大道也。其道甚平易。而人不肯行之。皇皇夸  
張者小徑也。與道相反。而人皆好焉。朝甚除以下。言  
夸張之事也。故曰盜夸非道哉。陳氏懿典曰。謹畏不  
敢者爲大道。則驕矜炫耀者爲非道。明矣。謙之爲道  
卑不可踰。而人不肯由也。是以外雖炫飾。而內實空。

虛如朝廷雖甚美而田疇倉廩實荒蕪虛耗也猶且采服劍佩以爲飾飲食侈麗以自奉多積無用之貨夸爲富強此猶盜賊之人自夸其所有其去惟施是畏之大道不亦遠乎呂氏惠卿曰舍道而由徑則亡本而徇末譬夫人以食爲本而食必出於田田治而倉實倉實而食足食足而財豐財豐而廷治以知其本之所自出也今不行大道則已不得其本而徒馳騫於其末其與飾庭除而空倉晦恣衣食而侈貨財者奚以異哉李氏嘉謨曰行於大道則蕩然廣大心

逸日休故甚夷也。爭於小徑則矜智欺人。心勞日拙。故成於盜也。世人不知此。廷甚除治。其外飾者則備矣。然田甚蕪而心不治。倉甚虛而行不修。方且盛服佩以炫人。侈貨財而無用。去道何其遠哉。源案道以不盈爲大。不盈者專務於內。有若無實若虛也。今施且夸焉。則專務於外。無而爲有。虛而爲盈。無有窮極矣。夫民有生則有欲。則無不以相尙爲高。此最難克之心。而有無窮之弊。豈不甚可畏哉。而民以不施之道。斂約而難行。顧乃見小欲。速以爭。驚捷徑。豈知不



矜不伐而人莫能尙之。其道甚平。何難行之。有謂之民則蚩然無知。不知大道。則愈夸而愈小。蓋好大道者。其見大。好小徑者。其見小。見大則常若不足。見小則常若有餘。若是者。爲士則必徇名而荒德。爲庶人則必侈末而耗本。爲國家者。則必至飾外而虛內。雖淺深廣狹不同。而其爲以己徇人。則一而已。特其顯者。莫若國家之侈弊。爲尤易見。甚矣人心之難克。而施之可畏如此。朝甚除以下。蓋極言以曉愚迷。固非謂施之可畏。惟此一端。亦非僅借爲喻也。諸家或以

知行連讀。或訓施曰施爲。而韓非子又作盜筭。胥非本旨。

右第四十六章

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脫。子孫祭祀不輟。

韓非子無兩者字。又作子

孫以其世世祭祀不輟。王弼本孫下亦有以字。修身。其德乃真。修之家。其德

乃餘。修之鄉。其德乃長。修之邦。其德乃豐。修之天下。其

德乃普。

拔脫輟爲韻。身眞爲韻。家餘爲韻。鄉長爲韻。邦

作國。今從韓非子。又河上王弼本。五修之下俱有於字。

此從韓非淮南及傳奕本。趙立堅五乃字並作能字。又能。有餘。故以身觀身。以家觀家。以鄉觀鄉。以邦觀邦。以

老子本義

卷下

七

天下觀天下。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

傳奕何以作矣以王弼然

哉上無之字。韓非哉作也。

天下之物。建於外者。外物得而拔之。抱於外者。外物得而脫之。恃外有之固者。其固終不可恃也。若夫建德而抱一者。建之於心。抱之於內。初無建抱之形。苟我不自拔。且脫誰得而拔脫之乎。蓋非徒固之於一時。並且固之於後世。世人之建抱者。以智術邀結。則假於外者。非已有。聖人惟修其一身之德。則足於內者。無所假於外。故真也。取人人所同具者。而獨全之。

夫誰不在所建所抱之中乎。推而及之家國天下。亦不過此德之所餘。以長之豐之。普之而已。一德之外無餘事。一真之外無餘修也。夫何故。一人之身。一家一鄉一國一天下之身是也。千萬人之性情。一身之性情是也。苟吾身之德既修。則以我之身觀人之身。彼此無異。是故家國天下之人。雖不一。而彼家之身。猶此家之身。觀於吾一家之人而足矣。彼國之身。猶此國之身。觀於一國之人而足矣。卽今之天下亦古之天下。後之天下亦今之天下。同此身卽同此德。其

同然之理豈能外此而別有所知哉不外吾身而得之矣古之謂藏天下於天下者用此道也以是知舍修而言建抱者非善建善抱者也離身而言修者非眞修也修之身德乃眞盡之矣呂氏惠卿曰世之所謂修德者或修之於家國天下而不知其本眞乃在吾身也德之眞者旣修諸身則推之而已莊周以爲道之眞以治身其緒餘以爲國家其土苴以治天下其說出於此觀諸吾身其所餘者已足而無待於外則以觀家國天下亦若是而已矣

右第四十七章

姚鼐以善建三句別爲一章

含德之厚比於赤子

傳奕作含德之厚者比之於赤子也

毒蟲不螫猛獸

不據攫鳥不搏

傳奕作蜂蠆不螫

骨弱筋柔而握固

握葉夢得作掣未知牝牡之合而峻作

至也終日號而不嗶

號而嗶不歔彭耜云莊子有嗶不嗶之語故後人據增

和之至也號而不嗶釋文作聲不

知和曰常知常曰明

益生曰祥心使氣曰強

日強傳奕物壯則老

是謂不道

是謂王弼作謂不道

不道早

作則強

物壯則老

是謂不道

不道早

已

常德不離。復歸於嬰兒。則其含德也厚矣。德者柔弱  
沖和之德也。不螫不據不搏。蓋全天之人物無害者  
也。握固。謂以四指握拇指也。峻。釋文云。赤子陰也。嘎  
聲嘶也。又啼極無聲曰嘎。祥。吉凶之候也。形未完而  
氣自專。情未感而精自應。則常全其本然之氣而不  
益生也。聲久費而和不傷。則任其自然之真而不以  
心使氣也。益生由於多欲。多欲則起居動作縱於外。  
飲食男女恣於內。異於精之至者矣。心使氣由於多  
忿。多忿則乖張決驟而內不能自主。張。脈僨。與而外

不能自制。異於和之至者矣。物壯則老。爲其強梁而  
違道也。苟守柔知和。常如赤子。則既不壯。惡乎老。既  
不老。惡乎已。蘇氏轍曰。老子之言道德。每以嬰兒況  
之者。皆言其體也。夫嬰兒物來則不知。應誠未可以  
言用。然汨然無欲其體。則至矣。夫人有心而後有形。  
有形而後有敵。則傷之者至矣。無心之赤子。物無與  
敵。曷由傷之。無執而自握。無欲而自作。是其精有餘  
而非心也。心動則氣傷。氣傷則號而啞。今終日號而  
泰然。是其心不動而氣和也。和者不以外傷內也。知



和曰常得木以應物者也苟益生使氣不能聽其自  
然日入於剛強而老從之則失其赤子之性矣呂氏  
惠卿曰人之生初德性至厚比其長也耳目交於外  
心識受於內而益生者日益多則其厚者薄矣爲道  
者損其所益生修性反德德同至於初故曰含德之  
厚比於赤子夫赤子之爲物特以其受沖氣之和積  
而未散而猶遇物不傷況夫充純氣之守而其道大  
同於物者夫孰能害之故致道之極而復命曰常含  
德之厚而知和亦曰常也

右第四十八章

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塞其兌閉其門挫其銳解其紛

王紛

紛作分別本作忿

和其光同其塵是謂元同故不可得而親不

可得而疎不可得而利不可得而害不可得而貴不可

得而賤

傳奕無故字又不可而疎害賤三句上

有三亦字害王弼作劇開元本作穢故爲天

下貴

人之相接或以言親或以貌疎塞兌閉門無可欣厭

則不可得而親疎矣銳以爭利紛以取害挫銳解紛

則不求利而害亦不至矣光貴塵賤和而同之則不

老子本義

卷下

章

自貴而人亦不得賤之矣。貴在於我而不在人。則常物物而不物於物。故爲天下之至貴。塞兌閉門。言其愛身存我也。挫銳解紛。和光同塵。言其處世應物也。忘物我混內外。則立同乎道矣。未能立同者。同乎此則異乎彼。同乎始未必不異乎卒。當其同也則親之利之貴之。及其異也則疎之害之賤之。立同之人無所爲同也。安有所謂異。故不得而親疎利害貴賤之也。蘇氏轍曰。凡物可得而親則亦可得而疎。疎可得而貴則亦可得而賤。體道者均覆萬物。孰爲親疎等觀。

順逆孰爲利害。不知榮辱。孰爲貴賤。情計之所不及。此所以爲天下貴也。李氏嘉謨曰。塞兌以謹其出。閉門以閑其入。挫銳以治其內。解紛以理其外。和光以抑其在己。同塵以隨其在物。如此則無出無入。無內無外。無我無物。是謂玄同。既得其同。則謂之親而遠。謂之疎而近。謂之利而不喜。謂之害而不懼。謂之貴而不高。謂之賤而不一。故凡物不足以擬之也。

右第四十九章。

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吾何以知天下之

然哉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民多利器國家滋昏人多

技巧奇物滋起法令滋章盜賊多有正傳奕作政無事

河上王弼作吾何知其然哉以此傳奕作吾笑以知天

下其然哉以此夫此從焦竑來人多技巧二句傳奕作

民多智慧而故聖人云我無爲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

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此下傳奕有

自清其政悶悶其民漙漙其政察察其民缺缺悶悶傳

閔漙漙作倓倓河上作醕醕一本缺缺作缺缺此並從

淮南子及王弼古譌與訛通故爲化二字並讀如訛王

風爰兔篇爲訛同韻靜與正韻事與禍兮福所倚福兮

禍所伏韓非子所倚所孰知其極其無正邪河上無邪

正復爲奇。善復爲詆。王弼作妖民之迷其日故久矣。

傳奕人之迷也。其故以久矣。一本無矣字。是以聖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剝。

上作善。薛本作穢。此從淮南子。直而不肆。光而不耀。耀王弼作耀。

王氏弼曰。取天下者常以無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故以正治國。則不足以取天下。而適致以奇用兵也。夫以道治國。崇本以息末。以正治國。立辟以攻末。本不立而末淺。民無所及。故多忌諱。欲以恥民。而民彌貧。利器欲以強國。而國愈昏。民多智慧。則巧僞生。巧僞生。則邪事起。以至法令滋章。盜賊多有。皆舍

本治末故致此。是正者欲以息邪而奇兵用也。聖人無爲無欲而民從之速皆崇本以息末耳。孰知其極其無正者言孰能知善治之所極乎。惟無可正舉無可形名悶悶然而天下化是其極也。以正治國則使復以奇用兵矣。是立善以治物使復有詆之患也。蓋人之迷惑失道已久不可使正治以責之。是故以方導物令去其邪而不以方割物以廉清民令去其汙而不以廉傷人以直導物令去其僻而不以直激沸於物以光鑑其所以迷而不以光照求其隱慝所謂

大方無隅。大直若屈。明道若昧。皆崇本以息末。不攻而  
使復之也。吳氏澄曰。以正治國者。法制禁令正其  
不正。管商是也。以奇用兵者。譎而不正。孫吳是也。奇  
者。僅能用兵而不能治國。正者。但知治國而不可以  
取天下。惟以無爲治天下。不期服人而人自無不從  
之也。夫以正治國之效。何如。諛忌諱。謂禁網嚴密也。  
利便於民之器。如權衡度量。舟車網罟之屬也。技巧  
者。造作利器之工。所謂奇技淫巧者也。八句所言二  
事。蓋多忌諱。由於法令之彰。所以民貧於下。而或爲



盜賊也多利器由於技巧之多。所以政昏於上而奇  
衰盛行也。夫整齊法利。通工足用。皆務富強以正治  
國之要務。而其效如此。以之治國猶不足也。然則所  
謂無事可以取天下者何哉。無爲好靜無欲皆無事  
也。既無所事。何心致天下之嚮附。而民自然化且正  
自然富且樸。其效如此。是以之取天下而有餘也。由  
是二者觀之。則無事者之政。若悶悶無可喜而民自  
化之。乃不澆漓而淳淳。以正治國之政。若察察有可  
觀而下貧上昏。物僞人亂而缺缺。然或得或失。相反

如此則人之行事。所謂禍者其終未必非福。所謂福者其終未必非禍。孰則知其終之所極。何如哉。蓋正與不正對。正一反則爲不正之奇。正善而奇不善。斯詖禍生焉。不知無所謂正則無所謂善。而亦不至反而爲奇之詖也。常人迷昧久已。不知此理。故但知以正治國之爲善。而不知無所謂正之爲正也。知此者其惟有道乎。有道者以無事爲事。則以不方爲方。不廉爲廉。不直爲直。不光爲光。是以其遇物也。圭角鋒稜。渾然不露。容隱韜晦。與物無傷。則有其善而無其

弊耳。雖未嘗以此取天下。而天下可取之理在其中矣。呂氏惠卿曰。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則有事之不足以取天下。明矣。何以知無事之足以取天下。以有事之不足取天下而知之也。自以爲正而民愈貧。國愈昏。俗愈侈。此法令所以滋彰而盜賊多也。凡以有事取天下之過也。若夫聖人無爲而民自化。則無忌諱之弊。上好靜而民自正。則無法令盜賊之害。上無事而民自富。則無利器之滋昏。上無欲而民自樸。則無技巧奇衰之尙矣。是故以無事取

天下則其政悶悶不以察察爲快其民亦漚漚而不  
澆於薄也以智治國以有事取天下則其政察察而  
反乎悶悶故其民亦缺缺而不全於樸也察察缺缺  
故避禍而未必免求福而未必得以爲正且善者有  
時而爲奇且詭禍福奇正善詭究未知孰在也徒令  
智多而難治耳民自有知以來迷而固執已久柰何  
重之以察察之政使不得反樸而全其性乎故聖人  
反之以無爲爲本

右第五十章

河上本其政悶悶以下別爲一章吳澄本合之王弼注以正復爲奇承首句言

老子本義

卷下

夷

是亦不以爲二事也。

治人事天莫若嗇。

陸希聲本作治民。韓非王弼作莫如。

惟嗇是以蚤服。

諸本作是謂。此從韓非子。

蚤服。焦竑云一本作早復。

蚤服是謂重積德。重積德則

無不克。無不克則莫知其極。莫知其極可以有國。

黃茂材莫

知其極無量句。

有國之母。可以長久。是謂深根固柢。長生久視。

之道。

韓非子作深其根。固其柢。河上柢作蒂。

朱子曰：老子之學，謙沖儉嗇，全不肯役精神。早服是

謂重積德者，言早已有所積，復養以嗇，是又加積之

也。若待其已損而後養，則養之方足以補其所損不

得謂之重積矣。所以貴早服者。早覺其未損而嗇之也。姚氏鼐曰。服者事也。嗇則時暇而力有餘。故能於事物未至而早從事。以多積其德。逮事之至而無不克矣。李氏嘉謨曰。外以治人。內以事天。皆莫若嗇。嗇者無所不嗇之謂也。謹於內。閑於外。內心不馳。外欲不動。故能早服而德日以積。積於不積。則無不勝。無不勝則無不治。雖有國可也。人知其有國而不知其可以有國者。由其有本。本積既厚。則安知其極。此所以長久不殆也。呂氏惠卿曰。人之生也。固足於德誠。

能嗇而早服之則德日以充非重積德而何德之至者物莫能傷天下莫能勝夫安在不克哉無不克而莫知其極則能物物而不物於物者也不可以有國乎既得其母以知其子既知其子復守其母歿身不殆可以長久矣精神者生之根柢嗇而藏之衛而保之則根柢深固而生長矣生長則視久矣蘇氏轍曰凡物方則割廉則剡直則肆光則耀聖人有其能而不盡其用嗇者有而不用也斂藏其用至於沒身而終不試則德重積矣德積既厚雖天下之剛強無不

能克則物莫測其量矣。如此而後可以有國。以其能守母也。孟子云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然則以裔治人則可以有國者是也。以裔事天則深根固蒂者是也。古之至人保其性命之帶不以外耗內則根深而不可拔。蒂固而不可脫。雖長生久視可也。源案此章解者多齟齬。惟蘇氏以可以有國以上爲治人深根固柢爲事天。於義較愜。蓋老子之書上之可以明道中之可以治身。推之可以治人。其言常通於是三者。此章首以治人事天莫若裔爲主。下文卽承裔而



反復引申之。自早服重積德。至莫知其極。皆發明  
義兼治人事天而言也。隨舉有國以明治人之用。並  
及深根固柢以言事天之要。蓋道之齋。而至於早服  
無間。德之積。而至於莫知其極。則斂舒咸宜。體用兼  
妙。以之有國。則可以長久。以之固己。則可以長生。惟  
其治人事天。無所不可。故曰莫如嗇也。至蘇氏釋早  
服而以服人爲言。吳氏釋有國謂喻人之保有此身。  
則皆偏義無取焉爾。

石第五十一章

治大國者若烹小鮮。以道蒞天下者，其鬼不神。

各本無兩者字。

非其鬼不神也。其神不傷人，非其神不傷人也。

各本無也字。

聖人亦不傷民。

各本作亦不傷之。傅奕作亦不傷人。

夫兩不相傷，則德交

歸焉。

各本則作故。此章字句皆從韓非子。

韓非解老篇曰：凡法令更則利害易，利害易則民變業。故事大衆而數搖之，則少成功；藏大器而數徙之，則多敗傷；烹小鮮而數撓之，則賊其澤。治大國而數變法，則民苦之。是以有道之君，貴清靜而重變法也。人處疾則貴醫，有禍則畏鬼。聖人在上，則民少欲；民

少欲則血氣治而舉動理。舉動理則少禍害。夫內無  
疾痛之害。外無刑罰法誅之禍者。其輕恬鬼也甚。故  
曰以道蒞天下者。其鬼不神。言治世鬼神不與人相  
害也。疾人謂之鬼傷人。上刑戮民之謂上傷民。民不  
犯法而上不行刑之謂上不傷人。故曰聖人亦不傷  
民。上不與民相害。鬼不與人相傷。是兩不相傷也。則  
德盡在於民矣。故曰德交歸焉。言其德幽明上下交  
盛而俱歸之於民也。王氏弼曰。躁則多害。靜則全真。  
故其國彌大。其主彌靜。然後能廣得眾心矣。若烹小

鮮不擾也。物守自然，則神無所加。神無所加，則不知神之爲神也。道治則聖人亦不傷人，聖不傷人，則不知聖之爲聖也。夫恃威網以治物者，治之衰，使不知神聖之爲神聖，則道之極矣。神聖兩不相傷，是神聖合道交歸之民也。

右第五十二章。

大國者下流，天下之交。

句

天下之牝，常以靜勝牡。

句

牝

以靜爲下。

舊牝牡二字連文，故焦竑謂一本作天下之。交牝無中間天下之三字。又一本無以靜爲

下四字。吳澄則謂下牝字疑衍。案吳說得之而未盡。蓋下牝字當在牡字之下。乃倒文非衍文也。陳象古讀牝

常以靜勝斷句。牡以靜爲下斷句。亦非。首句傳奕作大國者。天下之下流。五句作以其靜故爲下也。司馬本作

以其靜。故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小國以下大國。則

取大國。傳奕兩則取下各有於字。河上本一作則聚於大國。或下而聚。或下以取。或下

而取。大國不過欲兼畜人。小國不過欲入事人。夫兩者

各得其所欲。兩者上各本有夫字。故大者宜爲下。一本無故字。一本作爲之下。此

章字句從王弼河上本。惟移牝字耳。

吳氏澄曰。大國非在人下而能下人。猶江海善下而

爲眾水之交會也。小國本居人下而能下人。猶牝不

先動以求牡而能以居下之靜。俟致居上者之動。求

也。故下文卽承二喻而分言之。大國不恃其尊，則小國樂附。小國能安其卑，則得大國歡心。是大國能謙下以取小國之附，小國以屈下而取大國之容也。然小者素在人下，不患乎不能下。故末專曰大者宜爲下。源案章首但言大國天下之交，而不云小國天下之牝者。蓋牝之爲小，不待言而大者則未必知法水之善下。故始終皆舉大爲言也。人各有欲而不知所以得遂其欲之道，如大國之所欲者，不過兼畜乎人耳。小國之所欲者，不過見容於人耳。此天下之常情。

而今皆以能下得之則下之爲用也至矣故凡天下之物雖大者必宜下林氏希逸曰此章全意歸重末語蓋兼畜乎人入事乎人兩者皆非自下不可惟能自下則兩得其欲然則知道者常以謙下爲宜矣意謂強者須能弱有者須能無始爲知道也全書多此旨而說者多以喻處爲寶義惟黃茂材謂此章全是借喻明道之言者得之但未知推之他章耳

右第五十三章

道者萬物之奧善人之寶不善人之所保

傳奕奧下有也字寶上有

所字谷神子本  
保上有不字

美言可以市尊行可以加人

淮南子作  
美言可以

市尊美行可以加人傳  
奕作尊言可以加於人

人之不善何棄之有故立天子

置三公雖有拱璧以先駟馬不如坐進此道

傳奕作進  
此道也

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何

一本無何字  
傳奕作何也

不曰求以得有罪

以免邪故爲天下貴

陳象古不曰作不日王弼作  
以求得一木作有罪可以免

此章皆言道之極貴欲人知貴而求之也夫尊行之

可加於人而致使居天子三公之位則尊貴孰甚焉

美言可市而至於百朋之錫不若一言之贈則寶貴

孰甚焉然則古人所以尊貴寶貴此道者何故邪豈



不以其爲善人之寶而求則得之爲不善人之所保而有罪以免邪其爲天下至貴不亦宜乎吳氏澄曰室西南隅之奧尊者所處故以譬道之最貴也有道之人命以君師之位使爲天子三公皆以道貴也朝聘之享駟馬陳於庭先執拱璧以將命其禮重矣然猶不如跪而進此道之貴也李氏嘉謨曰賢者以道爲寶故樂得其得不賢者非道莫保故樂免其罪由其根於人心之自然無使之者故言行依於道則其美可市其尊可加乎人苟非人心之自然則言而不

從行而不應矣。安能若此乎。由人各根於道。故不幸而陷於不善。聖人亦何忍棄之。是以立天子。置三公。非苟富貴之也。蓋不欲遂棄人於不善。還以斯道善之而已。呂氏惠卿曰。萬物之生。未有一物不具此道者也。惟善人知其善之所自出。則得之而有無窮之富。不善人自知其不善。則雖有萬惡。亦可渙然而釋矣。夫言美可市。行尊可加。則人固無善不善。皆知美所美而尊所尊也。況有道之於人。如天地之無不覆載。非特可市可加而已。則於人之不善。何棄之有哉。

右第五十四章

爲無爲事無事味無味大小多少報怨以德圖難於其

易爲大於其細焦竑云一本無兩其宅天下難事必作

於易天下大事必作於細此句下韓非子繼以是以聖

人終不爲大故能成其大夫輕諾必寡信多易必多難

輕諾多易下傳是以聖人猶難之程俱作故終無難下

矣宅有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謙其脆易泮諸本作判河

判通用破散不其微易散爲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奕傳

治之乎其未散合裒之木生於毫末九成之臺起於

累土千里之行始於足下。

焦竑云九成一作九層千里之行一作百仞之高。爲

者敗之執者失之是以聖人無爲故無敗。

河上無是以一本無聖人

無執故無失。民之從事常於幾成而失之。慎終如始則

無敗事。

傳奕幾成上有其字無敗事下有矣字。

是以聖人欲不欲不貴難

之貨。學不學。復眾人之所過。

韓非子復下有歸字。傳奕復上有以字。

以恃

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爲。

特諸本作輔。此從韓非子。

此章皆明無爲而無不爲之旨。無事無味之下。卽次

以大小多少。報怨以德者。以明我所謂無爲者。非徒

輒斷之見。託諸空言而已。必實能等觀大小。化怨爲

德難平之情。一切順受。驗之於此。而後真能事無事之事。味無味之味。爲之未有。治之未亂之後。復繼以無爲無執者。以明我所謂爲。非謂曲謹周密。小察機警也。其爲無爲。執無執。益出於眾人之所不覺。而未嘗造作有心也。味無味。則其欲也不欲矣。事無事。則其學也不學矣。恃待也。待其自然而不敢。以有爲造作之。所謂無爲自化。清靜自正也。吳氏澄曰。凡以無爲而爲者。老氏宗旨也。無事無味。皆演無爲之旨。所以得遂其無爲者。能圖其難於易之時。爲其大於細。

之時也。天下之事。始易而終難。始細而終大。故圖之  
爲之於其始。則不勞心力。自能無爲。若不早圖。而亟  
爲之。以至易者漸難。細者漸大。心力俱困。無爲其可  
得乎。聖人終不爲大。故能成其大者。承上文事之大  
小而言心之大小也。始小之時。心固不敢自以爲大。  
卽已大。而此心亦終不改。始終皆能自小。所以能成  
其大也。輕諾寡信。多易多難。四語承上文事之難。易  
而言心之難。易也。始多易者。終必多難。是以聖人雖  
當始易之時。而心猶難之。始終皆不敢易。所以終無

難也。其安易持六者。言圖之於其易也。合抱之木三  
者。言爲之於其細也。民之從事四句。又承上文終無  
難與終不爲之意而言也。始雖以爲難。至終而不以  
爲難。始雖不敢以爲大。至終而自以爲大。則事幾成  
而敗於終者有矣。故必慎終如始。乃可終無敗也。章  
首言爲無爲章末言自然而不敢爲。此一章之意相  
終始也。王氏道曰。人皆有所爲。聖人亦人耳。獨無所  
爲乎。但眾人所爲者有爲之事。聖人所爲者無爲之  
道。此其所以異也。事所爲之條件也。味所爲之理趣。

也。劉氏槩曰：欲眾人之所不欲，故曰欲不欲，不欲眾人之所欲，故曰不貴難得之貨。學，眾人之所不學，故曰學不學。不學，眾人之所學，故曰復。眾人之所過，王氏雋曰：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爲，將各安於性命之常，而事物無所兆矣。更何脆之可泮，微之可散哉？蘇氏轍曰：世人莫不畏大而侮小，難多而易少。至於難而後圖，大而後爲，則事常不濟矣。聖人齊大小，一多少，無所不畏，無所不難，安有不濟者哉？方其未有持而謀之足矣，及其將然，非泮而散之不可也。故爲



之於未有者上也。治之於未亂者次也。聖人待之以無爲。守之以無執。故能使福自生。使禍自亡。譬如種苗。深耕而厚耘之。及秋自穰。譬如被盜。危坐而熟視之。盜將自卻。世人不知物之自然。以謂非爲不成。非執不留。故常與禍爭勝。與福生養。卽或方事之微。猶有不知而聽其自然者。及見其幾成。而心存乎得喪。則未有不以爲敗之者矣。聖人知有爲之害。不以人助天。始終皆因其自然。故無不成者耳。呂氏惠卿曰。有爲則有事。有事則有味。爲而不爲。則事亦無事。雖

反復尋繹而何味之可言乎。人所最難忘者怨。而吾  
一以德報之。則其佗尙何足嬰其心哉。天下之事大  
作於細。難作於易。苟有所作。吾必於易與細而先見  
之。既見則圖而爲之。所謂知幾其神者也是。以終不  
爲大。故能成其大。蓋彼方防大於其細。而安有爲大  
於其大也。聖人猶難之。故終無難。以難之於其易。而  
不難之於其難也。持於安。謀於未兆。則是爲之於未  
有也。破其脆。散其微。則是治之於未亂也。苟已有而  
爲之。則欲其成而反敗。已亂而治之。則執愈固而反

失聖人以不爲爲之則無爲以不治治之則無執民  
之從事常在於既有之後故至於幾成而敗之以不  
知其本故也苟知大生於小高起於下遠由於近而  
慎之則何敗失之有李氏嘉謨曰自易而往則難者  
亦易自細而行則大者亦細是以聖人終不爲大而  
大必歸之者由其無心也聖人於事未至已常若難  
之者不以我必於物也故常安其所安而無不安則  
其持無所持而易持矣卽或偶有不安之萌動卽自  
其未兆而謀之自其脆微而破散之故無有撓其安

者。由持其安於未有。治其不安於未亂。譬如木之自  
生。土之漸高。行之日遠。於無爲之中。自然而爲。於無  
積之中。自然而積。故累日益去。善日益積。而聖人未  
嘗知也。世之爲道。所以難成而易壞者。由其有意於  
爲之。執之方其始。若無所容其勤。及其終。又不免於  
怠。皆爲之執之之咎也。使其始終不爲。且執則求其  
勤。且不可得。而況於怠歟。焦氏竑曰。無爲無事無味  
者。道也。是道也不可力得。至易矣。不可目窺。至細矣。  
雖至易而至難者。待此以解。雖至細而至大者。待此

以成豈可以其易與細而忽之哉。學道者亦或有見於此而又以爲大之心奪之。故易與細不常爲我有。唯聖人自始至終爲無爲事。無事味無味而不以世俗所謂大者分其心。故事之難者大者遇之寂然了無留碍。而道自此全矣。此所謂成其大者也。嗟夫。此非大丈夫見理明。用心剛者。安能見安能守。而可與輕諾多易之流道哉。

右第五十五章。

河上本分其安易持以下爲一章。吳澄本合之是矣。而任臆顛倒其文。且不注明所以移置之意。一若原本如是者。殊不可謝。至姚氏鷟則又割取民之從事十九字。出之章末。別

爲一章皆莫知其何意也。

古之善爲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民之難治以其智

多

傅奕作以

故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

賊

下福下傅奕各有也字

知此兩者亦楷式

句上傅奕有常字下有也字楷式王弼作稽式

常知楷式是謂元德元德深矣遠矣與物反矣乃至於

大順

河上本乃上有然後二字

王氏弼曰愚謂無知守真順自然也智多謂多見巧

詐蔽其樸也以智術動民邪心旣動復以巧術防民

之僞民知其術防隨而避之思惟巧密奸僞日滋故



此兩者亦楷式句。諸說皆未明。蓋古之善爲士者。雖微妙元通。深不可識。而至於智之爲害。不智之爲福。則顯然明白而易知。但能深信固守。而不以智汨其真。則雖其體用之大全未易窺。亦可以得爲治之鵠。而不至有失矣。故曰。知此兩者亦楷式也。然誠能常常知之以爲楷式。則智故曰去。淳樸日全。其政悶悶。其民淳淳。豈但不賊已哉。雖謂之元德亦可矣。蓋德謂之孚。則深遠與俗相反。聞者或大笑之。次亦若存若亡。今此獨能不疑其相反。而深信其可法。則雖反。



於世俗乃順於大道也順於道非元德而何而知之者何少哉。

右第五十六章

江海所以能爲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爲百谷王。是以欲上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必以身後之。是以聖人處上而民不重。處前而民不害。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以其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天下皆謂我道大似不肖。傳奕我作吾。又無道宗。夫惟大故似不肖。若肖久矣其細也。夫。一本無也。夫二字。○此章字句皆從王弼本。若他本皆以聖人字在欲上民之上。是所以言聖人者不無。

善下之句法而誤也。或四民字並作人。則是物我相較。而非君民相臨之定分也。或作居前而人不能害。是與下文莫能與爭之意相覆。此二句傳奕作處之上處之前。河上作處民上處民前。亦皆不若弼本之協。

惟下乃大。老氏宗旨也。天下歸往之謂王。百川歸會之謂海。人知王之至尊。而不知所以尊者。由其至大。所以能成其大者。由其能下而無不容也。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使天下忘其上。且先而爭。樂推之使上。推之使先。斯道也。可謂大矣。而天下顧謂其與常情不相肖。似夫大則

不肖肖則不大。江海肖乎百川，豈復成其爲江海。王者之道而肖乎一物，尙何以爲天下王哉。上章言與物相反，乃所以爲順；此章言與俗不相似，乃所以爲大。蓋一意也。金人銘云：君子知天下之不可上也，故下之；知眾人之不可先也，故後之。楊雄所謂自下者，人高之；自後者，人先之。董思靖所謂德下之，則位上矣。德後之，則身先矣。蘇子由所謂有道者未嘗欲上人先人也。但旣下之後之，則其道不得不上，且先耳。皆得老氏之意矣。○呂氏惠卿曰：有天下者以位言。

之則固上乎人也。然以孤寡不穀爲稱，而受國之垢，與不祥。是何其言之下乎？論其序則固先乎人也。然迫而後動，感而後應，不得已而後起，是何其身之後乎？夫如是，則處上而人以戴之爲輕矣。居前而人以從之爲利矣。上下相忘，此天下所以樂推而不厭。蓋吾之所取者，非民之所爭也。無爲之爲天下，且不見其朕，而謂之不肖，況孰與之爭乎？

右第五十七章

河上以天下皆謂我道大似不肖三句屬下章。姚氏繇以此三句別出之。

爲一章。今案其文義與下章不相屬。而與此章相爲首尾。故合并之。

吾有三寶持而寶之

一作我有三寶寶而持之一曰慈

二曰儉三曰不敢爲天下先慈故能勇儉故能廣不敢

爲天下先故能成器長

韓非作故能爲成事長

今舍其王弼無慈三其字

且勇舍其儉且廣舍其後且先死矣

死矣傳奕作是謂入死門夫慈

以戰則勝

以戰則勝韓非作於戰傳奕作以陣則正

以守則固天將救之以

慈衛之

傳奕下有古之二字

善爲士者不武善戰者不怒善勝敵

者不與

一本無敵字傳奕與作爭河上作不與爭

善用人者爲之下是謂不

爭之德

是謂用人之力是謂配天古之極用兵有言

傳奕

作用兵者有言曰

吾不敢爲主而爲客不敢進寸而退尺是謂

行無行。攘無臂。執無兵。扔

一作仍。此從王弼。

無敵。

一本二句上。下互易。此從

傳奕蓋行兵爲韻。臂敵爲韻。且下句卽承無敵而言也。

禍莫大於無敵。無敵幾亡。

吾寶。

各本皆作輕敵。幾喪吾寶。此從王弼及傳奕。

故抗兵相加。

傳奕作相若。又下有則字。

哀者勝矣。

此章明德之用也。蓋道以虛無爲體。其運而爲德。則以慈儉謙退爲用。然德爲萬物之母。則慈乃善之長也。與慈相反者莫如兵。故專以兵明慈之爲用。而儉與不敢先皆在其中也。首言我有三寶。寶而持之。末言幾喪吾寶。首尾相應。以致其丁寧。欲人寶之而勿

失也。老子著書明道救時，見天下方務於剛強而剛強莫勝於爭戰，今將救其弊而返以慈儉謙退，則天下必以爲不適於用，故卽其所明者以喻之。言吾之道無施而不可，雖用之以戰守亦無不勝且固者，蓋慈則必儉，慈則必不敢爲先，是卽兵家以進爲退，以弱爲強之道。其證以用兵之言者，使卽兵以知柔退卽柔退以反於仁慈，非爲談兵而設，故卽繼之以禍莫大於無敵無敵幾亡吾寶也。三寶首慈，哀者慈心之所發，故天衛之而必勝，若佳兵者不祥，未有能久

勝者也。由慈而發者爲哀之則，不由慈而發者爲佳兵矣。諸本皆分爲數章，是以旨意不明而昧者遂至以老子爲談兵之書，其失甚矣。韓非子解老曰：慈母之於弱子也，務致其福而除其禍，則思慮熟，思慮熟則事理得，事理得則必成功，必成功則其行之也不疑不疑之謂勇，冬日之閉凍不固，則春夏之長草木也不茂，天地不能長侈長費，而況於人乎？是以智士儉用其財則家富，聖人愛寶其神則精盛，人君重戰其卒則民衆，民衆則國廣，故曰儉故能廣，葉氏夢得



曰我自處也易物無不濟也難故卽三者推慈以爲先而復申之以爲戰則勝守則固是今之所急也天若救斯民必使有爲慈者出而衛之此老氏之所怛然有期於天下者歟焦氏竑曰不武不怒而遂云配天古之極者何也蓋至爭者惟兵故借之以明不爭之德也用兵有言古兵家有此言也仍仍同詩云仍執醜虜是也王氏弼曰士者卒之帥也不武不怒者後而不先應而不唱也不與者不與爭也用人而不爲之下則不盡力也言以哀慈謙退用之以戰猶不

須行列不必攘臂不用兵刃而敵自無與之抗也雖然吾哀慈謙退非欲以取強無敵於天下也不得已而卒至於無敵斯乃吾之所以爲大禍也幾亡吾寶謂三寶也舉兵相當哀者必相恤而不趨利避害故必勝也源案軍惟死戰以拒敵故有行列攘臂執兵之事苟無敵之可扔則亦無列足整無臂足攘無兵足執矣蓋以後爲先以退爲進常致人而不致於人則是操全勝之術不勞力而坐致之是謂扔無敵也雖然所謂無敵者豈吾之所樂哉蓋兵至無敵於天

下則殺人必多。乃禍莫大焉者也。前徒倒戈，血流漂杵，王者之師，而君子尚不忍言之，豈非幾亡吾寶之謂乎？是故吾之用兵，不得已而用之，以不祥視之，以喪禮處之，皆哀之至也。惟哀而後可以言勝，所謂慈則戰勝而守固，天將救之，以慈衛之者也。諸本皆作禍，莫大於輕敵。輕敵幾喪吾寶，夫輕敵必敗，身且不存，奚復寶之幾喪？是直一孫吳制勝之術耳。何足語太上慈哀之教耶？○蘇氏轍曰：勇廣先三者人之所共疾，爲眾所疾，故常近於死。以慈衛物，則物愛之如

父母雖爲之效死而不辭。故可以戰。可以守。天之將  
救斯人也。則開其心志。無所不慈。無所不慈。則物皆  
爲之衛矣。故兩敵相加。而吾出於不得已。則有哀心。  
哀心見而天人助之。雖欲不勝。不可得也。呂氏惠卿  
曰。所謂三寶。皆人之所難持者也。惟無我不爭者能  
持之。然惟慈故儉。惟儉故不敢爲天下先。則慈者三  
寶之所自出也。夫道之動。常在於迫。而其用常主於  
不爭。其施之於用兵之際。宜若有所不行者也。不知  
主逆而客順。主勞而客逸。進驕而退卑。進躁而退靜。

以順待逸。逸待勞。卑待驕。靜待躁。皆非所敵。然則道

之爲常。主於不爲。雖兵亦猶是矣。

右第五十八章。河上分善爲士者以下爲第二章。吳澄姚鼐皆

合爲一。今從之。但章首以下爲第三章。吳澄姚鼐皆

尾相應。詞旨顯然。河上本連上章末。天下皆謂我大

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二句傳奕作

能行。莫之言有宗。事有君。夫惟無知是以不我知。

也。河上本無也字。此知我者希。則我者貴。傳奕作則是

以聖人被褐。一作懷玉。知不知上向矣。傳奕作不知知病。傳奕

作病矣

夫惟病病是以不病。聖人之病病也。以其病病是

以不病。

韓非作是以無病也。傅奕作是以不吾病。

此嘆世人之不知至道而自知其知也。老子教人柔弱謙下而已。其言至簡至易。初無難行。而世降俗下。天下莫有知其可貴而行之者。夫何故。蓋吾所言柔弱退下之事。固自有統會宗主之旨存焉。世人不知吾之宗主。而但見其外所言。不過柔弱謙下之事。是以視爲卑卑無甚高論。而莫之貴耳。故深嘆之也。蓋大道於俗不肖。而元德與物相反。知者自然希少。此

道之所以貴乎俗而不可不知者也。使道亦俗情俗見無異則無足寶重矣。人既莫知則我有三寶惟我能持而行之。若被褐懷玉而人莫知之也。夫中所懷之貴者以其知夫言之宗事之君外所被之賤者以其知而不知。若愚若晦斯乃上德若辱者也。人既不知則必反自以爲知。銜玉求售必非至寶。以瑜爲瑕以規爲瑱。雖聖人與居不能藥而救之也。非病而何使其一旦自知其病而病之則所以去病者卽在此矣。前半段言人知道者之難。後半段嘆人妄知者之

多也。蓋昧於道真者，由惑於俗見，以人身言之，則不知者其病之見謚，而自以其妄見爲知者，則其致病之根源也。故後以病喻之。

右第五十九章。

河上分爲二章，諸家因之。今案知不知以下，正足前半之意，使非後半分

明指出，則知希我貴之說未免有弊矣。

民不畏威，大威至矣。

大威上，傳奕有則。無狹其所居。

狹

上作狎，司馬作安。

無厭其所生，夫惟不厭。

吳澄作不狎，傳奕

是

以不厭，是以聖人自知不自見，自愛不自貴。

自知自愛

兩而故去彼取此。



焦氏竝曰。威畏古通用。人不畏其所當畏。則大可畏者至矣。下文皆畏其所當畏之事。呂氏惠卿曰。民不純於道。而惟知識之尙。故生生厚。生生厚。故輕死。輕死。故不畏威。民至於不畏威。則無所不爲。此天之所由以明威。而大降其虐也。李氏嘉謨曰。知道者之遇物。隨所遇而安。故不狎其所居。不厭其所生。我惟不自厭。故生亦莫吾厭。由其自知而不自見。其所知。自愛而不自貴。其所愛。故也使有自見自貴之心。則必狹其所居。厭其所生。而不能一日安矣。陳氏懿典曰。

天下有亡生趨死之道是大威也不畏則入畏矣故身之所居者必不敢狹小之而有過分之望身所賴以爲生者必盡心力而不敢厭怠以爲勞也夫惟安居而不厭其生是以安身而不厭其道自知不自見者自檢飭盡分而不夸張其所有也自知則知所愛矣不自見則無所矜貴矣故去彼之狹且厭而取己之所安也老子書大抵戒人之夸大外慕也源案人不知威之可畏者由於有欲之可貪而外之有所貪由於內之有所厭所居以境言如貧富貴賤窮通之

類所生以身之受用者言。如勞逸榮辱苦樂之類。凡人以所生所居不若人爲恥。是故居貧不居富則狹之居賤不居貴則狹之居闇約不居聲華顯望則狹之狹之則必厭之厭之則必歆之厭勞則慕逸厭辱則思榮厭憂患則思安樂歆之一念熾於前而不知可畏之大威已隨其後。蓋患得患失無所不至。則求榮者適足以取辱。求生者反以之死。自厭而後天人亦厭之矣。若夫不狹則不厭。我不自厭誰得而厭之。夫民之與聖人其高下固不可相提而論。然其理未

嚮不同。狹其所居必自大。聖人隨遇而安。則以自知爲至足。未嘗急於自見以夸其大也。厭其所生者必求所以貴其生。聖人寶真抱樸。則以不殆辱爲自愛。未嘗別求所貴以厚其生也。夫是以無所歆者自無所厭。無所厭者自無所畏。所無者所去也。所有者所取也。諸家釋此多涉禪宗。吳澄改不狎爲不狎。說雖明切。又與聖人自知不自見二語不貫。胥未得本旨也。

右第六十章

勇於敢則殺。勇於不敢則活。此兩者或利或害。天之所

惡。孰知其故。是以聖人猶難之。天之道不爭而善勝。不

言而善應。不召而自來。繹然而善謀。繹河上作墀。梁武

通用。傳奕作默。則與不言復矣。天網恢恢。疏而不失。河上作勿失。民不畏死

有傳奕民下。有常字。奈何以死懼之。其傳奕作如之。何。若使民常畏

死而爲奇者。吾得執而殺之。一本傳奕無執字。孰敢常有司

殺者。殺而代司殺者。殺是代大匠斲。夫代大匠斲者。希

不傷其手矣。常有司殺者六句。河上王弼開元陳象古諸本各不同。此本前四句從傳奕。末兩句

從淮南子。

王氏弼曰。兩者俱勇。因所施者異。而利害遂不同。故曰。或利或害也。言誰能知天所惡之意。何故邪。其唯聖人乎。聖人之明。猶難於勇敢。況無聖人之明。而欲行之也。李氏贇曰。勝以不爭。應以不言。象以不召。謀以不計。正天之疏。而不失處。若爭而後勝。雖疏必有失矣。張氏耒曰。夫人之生。徇欲趨利。而死者大半矣。則其於死。實未嘗知所畏矣。而世之馭物者。欲物之畏。不過示之以死。亦惑矣。苟畏死邪。則吾取爲奇者。而殺之。宜民之不復爲奇也。天下未嘗無刑。而爲奇

者不止則死之不足懼物明矣萬物自生自死冥冥  
中有司之者苟不循其常理而操刑政死生之柄驅  
一世使從我未有不反自害者也張氏爾岐曰司殺  
者法也聖人立法本乎天討不可以私意輕重於其  
間此爲當時廢法任情者警也蘇氏轍曰勇於取則  
死勇於不敢則生此物理之常也然而取者或以得  
生不敢者或不免死世常僥倖其或然而忽其常理  
夫天道之遠其有一或然者孰知其好惡之所從來  
哉故雖聖人猶以常爲正其於勇敢未嘗不難之世

以耳目觀天見其一曲而不睹其大全有以善而得禍惡而得福者未有不疑天網之疏而多失也惟能要其始終而盡其變化然後知其恢恢廣大雖疎而不失也政煩刑重民無所措手足則常不畏死雖以死懼之無益也民安於政故樂生畏死然後執其詭異亂羣者而殺之孰敢不服哉司殺者天也方世之治而有詭異亂羣之人恣行於其間則天之所棄也而吾殺之則是天殺之而非我也非天之所殺而吾自殺之是代司殺者殺也代大匠斲則傷其手矣代



司殺者殺則及其身矣。源案此老子憫時救世之心也。見當世勇於用刑。故戒之曰。人之用勇不可不慎也。有勇於敢者。則常主於必殺。有勇於不敢者。則常主於活人。此兩者其用勇則同。而一利一害分焉。不可不審也。何則。人之勇於敢殺者。豈不自以為順天之所惡。故毅然行之。而無難然天意深矣。遠矣。孰知其果為天所惡之人乎。是以雖奉天討之聖人。而於刑誅之際。猶兢兢然不敢輕易之。何者。蓋天之生萬物。猶父母之生眾子。生之而不欲殺之者。其本心及

其自趨於死雖欲宥之而不可得則亦傾者覆之此所以恢恢疎濶而自無漏網之人也何待人之代執其咎哉是以聖人誅罰一聽諸天之自然而未嘗以己意與之則雖極好生之德而未嘗失有罪之誅是以網漏吞舟之魚而爲奇者吾奉天討以殺之孰敢不畏所謂刑一人而天下懲誅四罪而天下服蓋我不敢者人亦不敢之也苟其不然天以恢恢之網而吾以察察之網乘之法網愈密掛網愈眾而人之不畏死者愈甚何則我敢者人亦敢之也奉天者聽命

而代天者專權敢與不敢或利或害可不慎乎明太

祖讀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之語惻然有感乃罷

極刑而囚役之不逾年而心滅仁人之言其利溥哉

右第六十一章舊分二章吳氏澄曰此當為一章前

不可懼而不輕殺故前舉天之疎而不輕殺後言民之

民之饑傳奕下以其上食稅之多傳奕下是以饑民之

難治傳奕下以其上之有為傳奕下是以難治民之輕

死傳奕下以其生生之厚也傳奕作以其上是以輕死

夫惟一本無無以生為者傳奕生為是賢於貴生焉各

夫字夫惟夫字無以生為者下是賢於貴生焉本

無焉字。傳突焉作也。  
此二句從淮南子。

此承上章民不異死奈何以死懼之而申言也。稅租也。王氏弼曰。此言民之所以僻。治之所以亂。皆由上不由下也。民從上也。呂氏惠卿曰。聖人在上無事而民自富。無欲而民自樸。則至於食稅之多而饑者無有也。無爲而民自化。好靜而民自正。則至於有爲而難治者無有也。尙安有生生之厚而至於輕死者乎。張氏爾岐曰。夫惟無以生爲者。在上則不多取多事以病其下。在下不敢扞綱爲奸以累其上。是賢於貴。

生矣。源案我自厚其生，則人亦各欲厚其生。人各欲厚其生而不得，夫安得不輕死乎？則是民之輕棄其生，由於生之厚，而民之厚生，由於上之自厚其生。有以誘之而又奪之也，則無以生爲者，其賢於貴生可知矣。末語老氏宗旨，故因言俗弊而遂及之，而其意則深遠矣。

右第六十二章。

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堅強。草木之生也柔弱，其死也

枯槁。草木王弼河上有萬物二字。柔弱一作柔脆。

故堅強者死之徒，柔弱者

生之徒

傳奕兩徒下有也字

是以兵強

傳奕下有者字

則不勝

木強則兵

河上作木強則若此從王弱勝兵爲韻言木強被伐也

強大

傳奕作堅強

處下柔

弱處上

呂氏惠卿曰。道之爲物。無形而不爭。則天下之至柔。而人莫之喻也。故以有形喻之人。與草木之形體。皆以堅強而死。柔弱而生。況欲體無形之道者。而不致其柔弱。其可得乎。是柔弱勝剛強之理。非但兵驕則敗。木強則伐。爲然也。天以清虛在上。地以堅實在下。臣以有爲事上。君以無爲任下。凡物之理。莫不然也。

然則體道之貴柔明矣。蘇氏歎曰：沖氣在焉，則體無  
堅強之病。至理在焉，則事無堅強之累。物之常理，精  
者在上，粗者在下。其精必柔弱，其粗必強大也。吳氏  
澄曰：末二句卽承上兩句而言之。蓋兵強者爲人所  
勝，是不若以弱勝者之處。人上也。木強者近根之幹  
是不若枝條之處。上也。推此則知矜己凌人者必蹙  
其貴高而柔弱者爲眾所推戴矣。李氏嘉謨曰：柔弱  
雖非卽道而近於無爲。剛強雖未離乎道而涉於有  
爲。無爲則去道不遠。有爲則吉凶悔吝隨之。益遠於

道矣。源案老子書將終，故對舉柔弱剛強之得失，而  
下三章皆申之。

右第六十三章

天之道其猶張弓乎。

乎傳奕  
作者歟

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

者損之，不足者補之。

一作與之

天之道損有餘而補不足，人

之道則不然，損不足而奉有餘，孰能以有餘奉天下，惟

有道者。

二句各本大同小異，傳奕作孰能損有餘而奉不足於天下者，其唯有道者乎。

是以聖

人爲而不恃，功成而不處。

傳奕作不居。

其不欲見賢邪。

王弼無邪字。



此承上章柔弱處下強大處上之意而舉天道以申之也。老子云：將欲翕之，必固張之；則張者是剛強之意也。天之道，惡盈而好謙，猶弓之張者，不久則廢弛。弛者，有時而張，是故凡高者必至於自抑，而自下者必至於自伸。至於自掛而自屈者，必伸。天之於物，每每然也。人則不然，損天下之不足而奉一己之有餘，失天意矣。有道之聖人，雖有至賢之行，而不欲以自見。此爲道曰：損必至於損之，又損也。蘇氏轍曰：張弓上筋，弛弓上角，故以況天之抑高舉下。天無私故。

均人有私故不均有道者贍足萬物而辭既以爲人  
己愈有既以與人已愈多非有道者無以堪此爲而  
恃成而處則賢見於世賢見於世則是以有餘自奉  
也呂氏惠卿曰天之道非故以抑高而舉下也無爲  
則無私無私則均是故任物之自然有餘者不得不  
抑而損不足者不得不舉而益所謂滿招損謙受益  
時乃天道也人之道不能無爲不能無爲則不能無  
求不能無求則至於損人以益己矣惟有道者知未  
始有物凡有爲之功名皆我所餘而天下之所不足

而爭之者故損之以奉天下而不有也吳氏澄曰抑  
之舉之二句言張弓損之補之二句言天道陸氏希  
聲曰陽升極天則降陰降極地則升此則抑高舉下  
張弓之象也天道盈虛一章七閏損日之有餘補月  
之不足人道則不然損不足之民而奉有餘之君孰  
能法天道以爲人道者乎在易損下益上曰損損上  
益下曰益以下爲本也

右第六十四章

天下莫柔弱於水

河上作柔弱莫過於水

而攻堅强者莫之能先

王弼先其無以易之傳奕作以其柔之勝剛弱之勝強

一本上有故字天下莫不知莫能行傳奕作莫不知是

以聖人云河上作故聖人之言云能受國之垢是爲社稷

主能受國之不祥是爲天下王各本無兩能字傳奕上

是爲作是謂此正言若反傳奕有

柔弱勝剛強老子屢言之而人多易視之者故知之

而莫能行乃於書之將終復舉而言曰吾之此言慎

毋視爲易易也蓋凡有血氣皆有爭心平日非不知

柔弱之爲善及至垢辱橫逆之加不覺勃然其剛強

之忽發而不能堪矣。夫山藪藏疾，川澤納汙。國君舍垢，今挾其才力而常爲名尸，智主事任謀府，爭心所累，是惡能保其爲侯王乎？此言若反乎俗情而實舍乎正道，俗以受垢，受不祥爲殃，故也。下章和，大怨有餘怨，亦承此意而申之耳。

右第六十五章

吳氏澄姚氏黼以正言若反四字屬下章之首，謂反與善韻。今此四字正

承上文聖人云三字而言也，故不取。

和，大怨。

傅奕下有者必二字。

有餘怨，安可以爲善，是以聖人執左

契而不責於人，故有德司契。

有德上河上王弼無故字，此從傅奕本。

無德

司微天道無親常與善人

承上章受垢受不祥而申言無我不爭之難也蓋柔弱施於平時易施於臨事難以受睚眦之小怨易以受橫逆之大怨難學道者苟於大怨強自和之而尙有藏怒宿怨之存於中卽使終不發作而纖芥未去與邱山同安可遽語上善若水之道哉蓋所謂德善者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則聖人之執左契者是已券契有二我執其左但有執右以來責取者吾卽以財物與之而未嘗有所責取於人聖人之於

物。順應無心。來無不受。亦若是而已。來者不見其爲  
怨。與者不自以爲德。德怨兩泯。物我渾化。是則真能  
體無我不爭之德者矣。彼和怨者。烏足以言之。蓋德  
之未至。如彼主徹法者。然令八家合作。計畝均分。自  
以爲至平。而不知多寡必較。錙銖不讓。強以齊人之  
不齊。而適使之爭耳。和大怨者。但知情恕。理遣不至  
已甚。而是非之見。終明。物我之情。不化。何以異是哉。  
然則善人不常受天下之虧乎。曰善人雖常受虧於  
人。而天不虧之也。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德無常師。主

善爲師。安有善人，不矜勝而天遂不助之者哉。然則柔之勝剛，弱之勝強，昭然明矣。但非定識不能知，非定力不能守耳。故曰：無以易之也。

右第六十六章。

小國寡民，使有什伯人之器而不用。

傅奕作使民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也。

此從河上使民重死而不遠徙。

葉夢得無此八字。

雖有舟車。

王弼作輿。無

所乘之。雖有甲兵，無所陳之。使民復結繩而用之。

史記傅奕

下有至治之極。民各六室。

甘其食，美其服，安其民，樂其俗。

傅奕作安其俗樂其

業。今案俗與服韻。傅本非也。

鄰國相望，雞犬之音。

傅奕

相聞，民至老



死不相往來。

傅奕民上有使字。相下有與字。又諸民字或避唐諱改作人。

蘇氏轍曰。老子生於衰周。文勝俗弊。將以無爲救之。故於書之將終言其所志。願得小國寡民以試焉。而不可得耳。內足則外無所慕。故以其所有爲美。以其所處爲樂。而不復求也。姚氏鼎曰。上古建國多而小。後世建國少而大。國大人眾。雖欲返上古之治而不可得也。故老子欲小其國而寡其民。吳氏澄曰。舟車甲兵非一人可獨用。謂什伯人之器也。民治事簡則書契亦可不用。不但不用什伯之器而已。以所產之

衣食爲甘且美。以居之士俗爲安且樂。則不肯遠徙矣。雖至近而老死不相往來。則又不但不遠徙而已也。王氏雱曰。國小民寡。則人淳厚。國大民衆。則利害相摩。巧僞日生。觀都邑與聚落之民。質詐殊俗。則其驗也。無道之世。未勝本衰。利欲在乎厚生。而貪求生於外慕。於是車轍足跡。交乎四方矣。考論語孟子之終篇。皆稱堯舜禹湯聖人之事。蓋以舉其書而加之。政亦若是也。老子抱太上之德。以處末世。故其志亦如此耳。呂氏惠卿曰。莊周稱至德之世。而歷數之曰。

昔者大庭氏容成氏以至於祝融伏犧神農氏當是時也民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鄰國相望雞犬之音相聞民至老死而不相往來則若此者非特老子之言也古固有是道也然書起於唐虞而老子欲反太古之治世之去太古遠矣其遂可盡復乎曰未可也未可而言之何也夫衰周文弊淳質亡喪盡矣非大道不足使人反性命之情言道而不及其世不足以知大道之已試此其所以必反太古之治也禮至於兼三王樂至於備六代而不以

元水措醴酒之下。嚙管加疎越之上者。使人知禮樂之不得已者。如彼而所當反本者如此也。故聞古有什器不用。舟車甲兵不陳。則舉大事用大眾。非得已也。聞其民結繩而治。老死不相往來。則煩文倦令。輪蹄輻輳。非得已也。其尙肯煩事爲以深治人之過乎。欲天下不安平。秦不可得也。苟歿而不言。猶屏元水。徹疎越。其孰知禮之儉樂之節。爲反本復始之意乎。漢承秦後。卒以無爲清靜。幾致刑措。然則至人之言。豈小補哉。

右第六十七章

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善者不辯。辯者不善。

傳奕作善。言辯言。

者不博。博者不知。聖人不積。

博奕作無積。

既以爲人己愈有。

既以與人己愈多。天之道利而不害。聖人之道爲而不爭。

王氏弼曰。信言不美。實在質也。善者不辯。本在樸也。知者不博。極在一也。己愈有者。物所尊也。己愈多者。物所歸也。利而不害。動常生成之也。吳氏澄曰。此書卒章其言如此。故其和平簡約。不辯不博。蓋實善實

知故皆眞實之言而不虛飾以爲美也不積謂虛而無有也虛而無有故所應不窮以積爲有則所應有限豈能愈有愈多哉莊子稱老子之學云以有積爲不足無藏也故有餘此之謂也利者害之對爲者爭之端以不利利之是以不害以不爲爲之是以不爭不爭者無我也無我者以其爲而無爲也焦氏竝曰老子之書使人得以受而味焉則近乎美窮萬物之理而無不至則近乎辯且博然不知其信而不美善而不辯知而不博者存何也則以五千言所言皆不

積之道也不積者心無所係則言而無言矣故非不  
爲人也而未嘗分己之有非不予人也而未嘗損己  
之多斯何惡於辯且博哉苟第執其意見以與天下  
爭則多言數窮者流非天道也學者於此了心而忘  
言焉則於全書思過半矣

右第六十八章

姚氏辨分信言不美六句爲一章聖人不積三句爲一章天之道三句爲

一章今不取

老子本義卷下終

老子附錄

說苑曰。常樅有疾。老子往問焉。曰。先生疾甚矣。無遺可  
以語弟子者乎。常樅曰。子雖不問。吾將語子。過故鄉而  
下車。子知之乎。老子曰。非謂其不忘故邪。過喬木而趨  
子知之乎。老子曰。非謂敬其老邪。張其口而示老子曰。  
吾舌存乎。老子曰。然。吾齒存乎。老子曰。已矣。子知之乎。  
老子曰。豈非柔存而剛亡邪。常樅曰。噫。天下之事。盡於  
此矣。吾何以復語子哉。高士傳作商谷。世說  
註云。商谷。老子師。

莊子曰。老聃死。秦失弔之。三號而出。弟子曰。非夫子友

老子附錄

卷下



耶曰然。然則弔焉若此可乎。曰然。始也。吾以爲其人也。而今非也。向吾入而弔焉。有老者哭之如哭其子。少者哭之如哭其母。彼其所以會之。必有不蘄言而言。不蘄哭而哭者。是遁天倍情。忘其所受。古者謂之遁天之刑。適來。夫子時也。適去。夫子順也。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古者謂是帝之懸解。指窮於爲薪火。傳也不知其盡也。

史記孔子世家曰。魯南宮敬叔言。魯君曰。請與孔子適周。魯君與之一乘車兩馬。一豎子。俱適周。問禮。蓋見老

子云辭去而老子送之曰吾聞富貴者送人以財仁人者送人以言吾不能富貴竊仁人之號送子以言曰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好議人者也博辨廣大危其身者發人之惡者也爲人子者毋以有己爲人臣者毋以有己孔子自周反於魯弟子稍益進焉

史記孔子弟子列傳曰孔子之所嚴事於周則老子於衛蘧伯玉於齊晏平仲於楚老萊子於鄭子產於魯孟公綽

禮記曾子問曰曾子問曰古者師行必以遷廟主行乎

孔子曰天子巡守以遷廟主行載於齊車言必有尊也  
今也取七廟之主以行則失之矣當七廟五廟無虛主  
虛主者惟天子崩諸侯薨與去其國與祫祭於主爲無  
主耳吾聞諸老聃曰天子崩諸侯薨則祝取羣廟之主  
而藏諸祖廟禮也卒哭成事而後主各反其廟君去其  
國太宰取羣廟之主以從禮也祫祭於祖則祝迎四廟  
之主主出廟入廟必蹕老聃云

又曰葬引至於塋日有食之則有變乎且不乎孔子曰  
昔者吾從老聃助葬於巷黨及塋日有食之老聃曰某

止柩就道右。止哭以聽變。旣明反而後行。曰禮也。反葬而某問之曰。夫柩不可以反者也。日有食之。不知其己之遲速。則豈如行哉。老聃曰。諸侯朝天子。見日而行。逮日而舍奠。大夫士使見日而行。逮日而舍。夫柩不早出。不葺宿。見星而行者。唯罪人與奔父母之喪者乎。日有食之。安知其不見星也。且君子行禮。不以人之親戚患。吾聞諸老聃云。

又曰。子夏問曰。三年之喪。卒哭。金革之事無辟也者。禮與。初有司與。孔子曰。夏后氏三年之喪。旣殯而致事。殷

人既葬而致事。記曰：君子不奪人之親，亦不可奪親也。此之謂乎。子夏曰：金革之事無辟也者，非歟。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昔者魯公伯禽有爲爲之也。今以三年之喪從其利者，吾弗知也。

莊子曰：孔子西藏書於周室，子路謀曰：由聞周之徵史有老聃者，免而歸居。夫子欲藏書，則試往因焉。孔子曰：善，往見老聃。

又曰：孔子行年五十有一，而不聞道，乃南之沛，見老聃。老聃曰：子來乎。吾聞子北方之賢者也，子亦得道乎。

又曰。老子見孔子徒弟子五人。問曰。前爲誰。對曰。子路勇且多力。其次子貢爲智。曾子爲孝。顏回爲仁。子張爲武。老子歎曰。吾聞南方有鳥。名爲鳳。鳳之所居也。積石千里。河水出下。鳳鳥居止。天爲生食。其樹名瓊。枝高百仞。以珍珠琅玕爲寶。天又爲生離米。一人三頭。遞起以伺琅玕。鳳鳥之文。戴聖嬰仁。左智右賢。御覽引

又曰。孔子讀春秋。老聃踞龜觚而聽。御覽引

呂氏春秋曰。荆人有遺弓者。而不肯索。曰。荆人遺之。荆人得之。又何索焉。孔子聞之。曰。去其荆而可矣。老聃聞

之曰。去其人而可矣。

說苑敬慎篇曰。老子曰。得其所利。必慮其所害。樂其所成。必顧其所敗。人爲善者。天報以福。人爲不善者。天報以禍也。故曰。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也。戒之慎之。君子不務。何以備之。夫上知天則不失時。下知地則不失財。日夜慎之。則無災害。

荀子曰。孔子觀周。入后稷之廟。右陛之前。有金人焉。參緘其口。而銘其背。曰。古之慎言人也。戒之哉。戒之哉。無多言。多言多敗。無多事。多事多患。安樂必戒。無行所悔。

勿謂何傷其禍將長勿謂何害其禍將大勿謂何殘其禍將然勿謂不聞神將伺人焯焯不絕炎炎若何涓涓不壅終爲江河綿綿不絕或爲網羅毫末不札將尋斧柯誠能慎之福之根也曰是何傷禍之門也彊梁者不得其死好勝者必遇其敵盜憎主人民怨其上君子知天下之不可上也故下之知眾人之不可先也故後之温恭慎德使人慕之執雌守下人莫踰之人皆趨彼我獨守此人皆惑之我獨不徙內藏我智不示人技我雖尊高人弗我害誰能於此江海雖左長於百川以其卑



也。天道無親，常與善人。戒之哉！孔子既讀斯文也，顧謂

弟子曰：小子識之，此言實而中，情而信。

父曰：五帝之誠，可得聞乎？向父曰：黃帝之誠曰：吾之居

民上也。搖搖恐夕不至朝，故爲金人三緘。其口曰：古之

慎言，案藝文志：道家有黃帝銘六篇、蔡邕銘論、黃帝有

巾机之法，皇覽撰集於魏文帝時。漢七略之書，猶存金

人銘蓋六篇之一也。何孟春曰：銘詞中如綿綿不絕，或

成網羅，毫末不札。將尋斧柯，四語則汲冢周書亦有之。

盜憎主人，民怨其上。則左傳伯宗之妻亦述之，可見其

爲古語。參至其大旨，則與老子書合。如云：誠能慎之，福

之根，謂是何傷禍之門者，卽老子所謂禍兮福所倚，福

兮禍所伏也。其云：彊梁者不得其死，卽老子所謂堅彊

者死之徒也。其云：知天下之不可上，故下之知衆人之

不可先，故後之者，卽老子所謂欲上民必以言下之，欲

先民必以身後之也。然老子欲上欲先之心，則視此爲

私矣。其云：執雌守下，人莫踰之者，卽老子所謂後其身

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其云人皆趨彼我獨守此者。卽老子所謂知其雄守其雌。知其榮守其辱也。其云人皆感之我獨不徙者。卽老子所謂處眾人之所惡。眾人皆有餘而我獨若遺也。其云內藏我智不示人技者。卽老子所謂和其光同其塵。眾人昭昭我獨昏昏。眾人察察我獨悶悶也。其曰江海雖左長於百川以其卑也。卽老子所謂江海所以爲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爲百谷王。故君子居則貴左也。其云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者。則老子亦有是語也。可見周柱史之書不爲無來而黃老並稱之由。亦可以此徵其源流矣。

跋老子本誼

桐廬袁 昶

壺公師作勸學篇極詆老子意謂此後世張禹孔光胡  
廣馮道之徒所託足陽盜仁人之名而陰實賊亂天下  
俾道揆法守隳壞於冥冥之中故疾之已甚耳孔子惡  
鄉愿然鄉愿之曲學阿世上之如李斯公孫宏或荀卿  
之叛徒或自詭於儒術其始皆有所挾下之若近世不  
學無術和光同塵之鄉愿唯阿浮湛害世教當入之佞  
幸傳中皆不得自託於老老子正言若反以正治國以  
奇用兵以深根寧極爲體以藏器待時爲用雖異於六

藝正學乎然誼指深遠莫有能得其懸解者劉知幾僞  
河上公注其傳者若嚴君平王弼傳奕之徒皆无繇觀  
其探古今心知其意者史公評論六家要指蘭臺敘次  
道家者流寥寥數言耳西漢開國風氣老訕儒孝武太  
初以後六經漸明儒訕老偏得聃之道者太宗孝文帝  
田侯蓋公世祖光武帝以致治汲黯以直言兩疏以知  
幾不得之者揚雄本詞章家非道家了不得其作用墨  
墨處世而已似之而非也伊尹太公管仲計然皆道家  
善能因旤而爲福轉敗而爲功金版六弢有取人國治

天下之術爲儒家拘牽所不肯言外修情靜沖慎之本  
政中含堅忍蟄伏凝固縱橫之用斂之深深息之綿綿  
審幾一發當者百碎迴眎宰制之主專氣致柔冲兮萬  
物之宗固返一不見其有爲之轍迹也故末流爲法家  
爲陰符兵家然形骸之外去之抑遠老子之道常居陰  
而治陽處靜而觀動養晦而治明體柔以御剛與莊列  
之燥練神明影搖出世者指絕殊異故曰人君南面之  
術也箋注無慮數十百家明祖注本未見然明祖用老  
而流爲申韓之毒正誤解聖  
人不仁芻狗  
萬物句耳罕有挈其深者惟邵堯夫言老子得易之

體朱子語類論老子若因者君之綱等數條具見本原  
爲能明其道術與莊釋若冰炭之不相入吳草廬張蒿  
庵亦有啟指近儒俞曲園解老長于訓詁句讀道咸間  
迺有邵陽魏氏爲之本誼裁翦諸家下以己意左右采  
獲所得較多予旣因楊仁山之請刊焦氏老子翼於經  
藏中曩復倩方君孝閏逐錄魏氏注己亥春刊始竣不  
信北來匆匆未及詳斟譌攷自惟陸湛避世居官錄錄  
未得一効面折廷諍之用焉敢謬宗苦縣違壺公師之  
正論第悼注家心知其意者實尠是注頗有疏導邊滌

之功不可沒也乃書其校刻緣起云爾庚子四月晦

此篇因難已失庚子冬重入京始于毀宅瓦礫中尋得兩紙係先人手點改者今謹補刊并依原點加六圓焉壬寅十月不孝梁肅敬識